章士釗譯

弗羅乙德敘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士釗譯

茀羅乙德敘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茀羅乙德敍傳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茀羅乙德

譯述者 章士釗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SIGM. FREUD: SELBSTDURSTELLUNG

By

SIGM. FREUD

Translated by

CHANG SHIH C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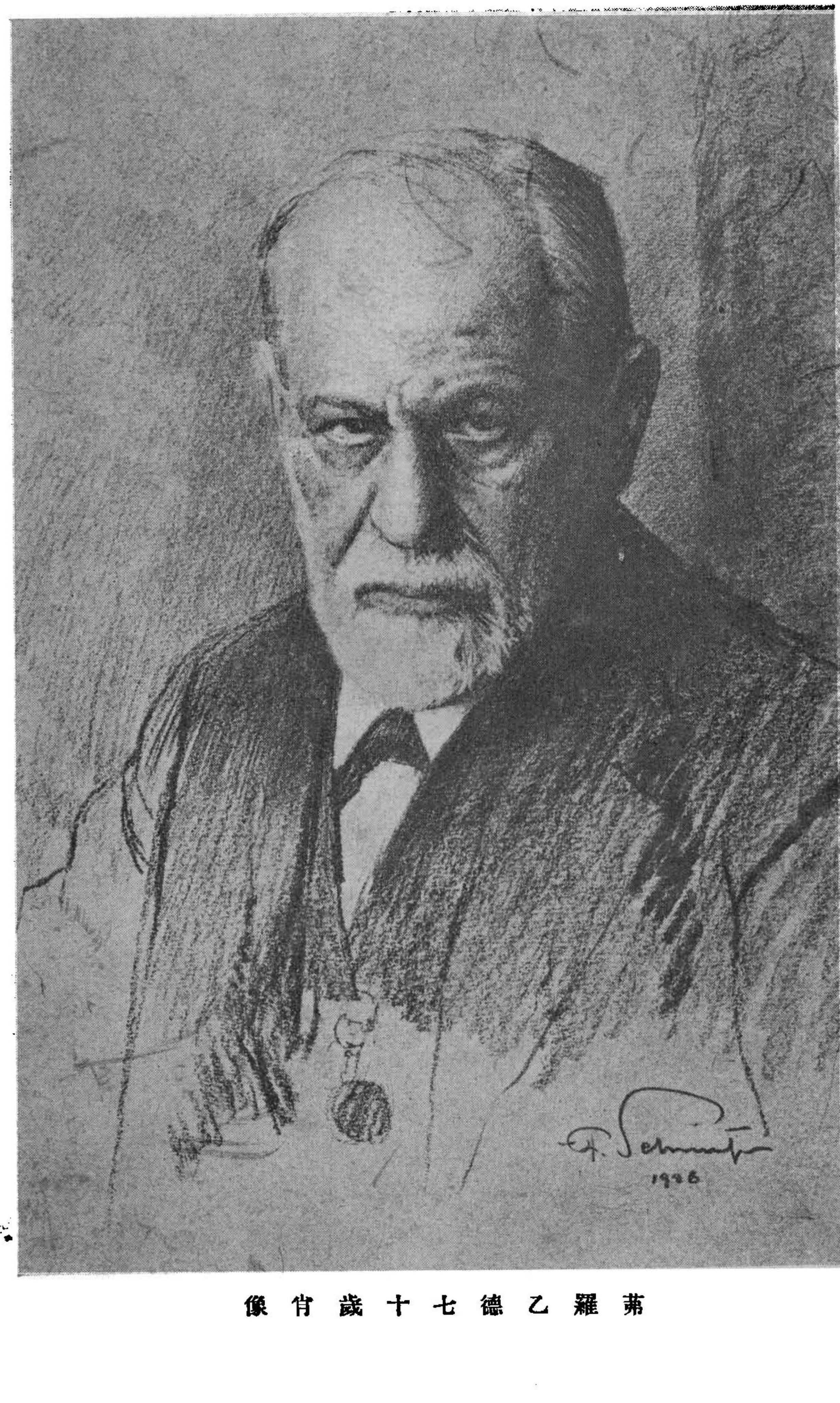
1st ed., *Oct.*, 1930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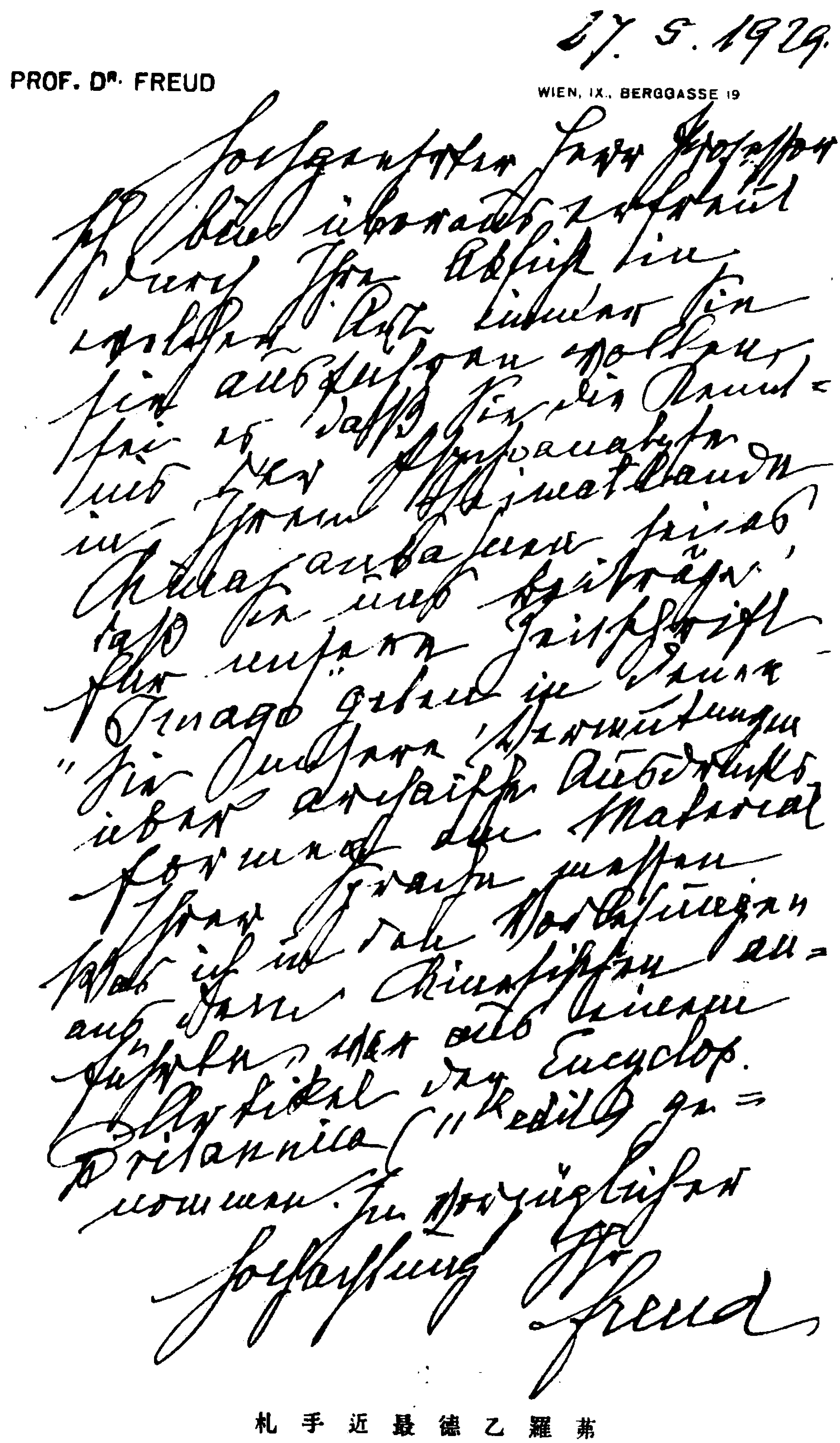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B四〇九丁



弗羅乙德七十歲肖像



27. 5. 1929.

PROF. DR. FREUD

WIEN, IX., BERGGASSE 19

Hochgeehrter Herr Professor

Ich bin überrascht und erfreut durch Ihre Absicht, ein [illegible] einmal [illegible] sich auszusuchen [illegible]. [illegible] ich, dass Sie die Kenntnis der Psychoanalyse in Ihrem Heimatlande [illegible] beitragen, [illegible] unserer Zeitschrift „Imago" [illegible] Bemerkungen über archaische Ausdrucksformen [illegible] Material [illegible] passen. [illegible] Vorlesungen [illegible] Chinesischen [illegible] Artikel der Encyclop. Britannica („[illegible]") zu nehmen. In vorzüglicher Hochachtung

Ihr Freud

弗羅乙德最近手札

(千九百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與譯者)

譯序

此格羅特教授所編『醫家敍傳』之一篇也。苐氏於千九百二十五年草之。昨年收入苐氏全集。本年復別以小冊行世。愚取而譯之。略介作者平生學行於我國人。惟苐氏之學。體大而思精。全集都十一巨冊。二百餘萬言。今櫽括於區區數十頁中。意簡言賅。不易曉洽。譯時既有此感。讀者當亦同之。顧愚勉事迻譯。以見苐氏爲學次第。邦人喻之者少。此類簡明史略。蓋不可缺。又心解實與苐氏同體。前後四十餘年。自醫生嘗試之治療法。至成巍然大科。沾丐諸學。皆以苐氏一人爲之中樞。已既勤劬。復盛宏奬。坐致徒友。門庭日廓。氏年七十三矣。著述之業。孳孳未已。嚮後本師暨諸家所就。猶未可料。惟距今以前。斯學梗概。不踰斯冊。苐氏自行執筆。語己之全。卽學之全。與他人爲名家立傳。恆不免誤察及掛漏者。未易同年而論。此誠藝林難逢之盛。好學之士。所當家置一編。爲快者也。況心解泛應曲當。深入人心。乃通詮羣己。推見至隱。必不可少之科乎。篇而言之。不了

其學。難識其人。傳記之事。宜在學已廣喻之後。卽讀者興會。亦或有然。故班固之敘傳。司馬遷之自序。王充之自紀。唯於書末誦之。轉饒意趣。今弗氏之名。雖被中土。以云本學。所知無過鱗爪。驟以麄具輪廓不適闡發之自傳臨之。未免扞格莫入。雖然。弗羅乙德、大名也。心解、飲食男女之學也。有時詞若艱澀。細味無不潤達。且此傳幾三萬言。與公孫龍子跡府寥寥百語者未同。詳加披覽。不難窺見底裏。愚不敢謂心通其意。惟篤好之。願與同人共治之。繼是而往。猶將擇取弗氏他著。量力翻譯。讀者亦留置本編。爲異日博稽廣覈之助可耳。至譯事未臻善美。似是天然缺陷。弗氏之書難譯。英美人且歎之。況吾人理想全異。術語不具。德文構造。去吾文絕遠。難又百倍於英美人乎。作者此篇晚出。他國尙無譯本。末由比勘。如有謬誤。應尸其咎。宏識匡正。尤尸祝焉。弗氏一像。千九百二十六年晝家施穆澤繪之名作也。書札一通。最近與氏考訂疑義。所貽於愚。並揭篇首。少助逸興。

章士釗時在德意格廷根

民國十八年六月

弗羅乙德敍傳

第一章

自敍之事。詳略輕重。難得其宜。知言之士。每加慨歎。吾讀『醫家敍傳』卽見同人頗復苦之。至吾執筆。苦且更甚。何也。吾之生平學行。公表於世。已不止一二次。避複既難。虛搆云胡其可。吾重思之。本編實用。將未見如世所期也。

心解初布於世。在千九百又九年。時美洲渥斯特大學二十周年紀念。余以都講見招。曾臨席五次。每次各爲紀錄。略道斯學梗概。距今未久。彼邦有刊叢書。詣吾求稿者。吾拒之。以『二十世紀初期學史』已列專章。詳敍鄙著。無取疊床架屋爲也。在此二者之間。千九百十四年。復撰『心解史略』一書。凡此科逐年闡發之迹。及余附致綿薄之狀。疏擧頗細。今吾勉闢生面。力脫複沓矛盾之弊。斟酌主客。述如下方。史筆乎。自紀乎。余何

敢知。世之君子。覽觀可已。

千八百五十六年五月六日。余生於梅衡之自由市。卽今屬於捷克之一小城也。父母爲猶太人。余承其籍如故。祖先流寓來因河畔甚久。——憶爲科崙、——十四十五兩世紀中。猶太種人爲世窘逐。吾家違難。爰遷於東。流離至於十九世紀。始得由裏洮返居奥大利。以迄於今。始吾四歲。來維也納。周歷學級。循序無迕。在中學充領班生者七年。學行未居人後。漸立時譽。家本貧也。而吾父未嘗介意。余之所職。慨令自揣近性。愼加抉擇。醫之爲業爲學。時余並無特好。餘更難言。然求知之欲甚盛。以謂惟人類相與之誼爲足孳討。物質諸科。抑又其次。平居自念。凡辨物明紀之用。能爲人類完滿此誼。始有眞値。爾他非所喩也。余籌思間。達爾文天演之說。頗稱彪炳。似於世間胞與之義。獨見其大。又格特之論自然。優美無倫。余在受證離學以前。聞人演述格特勝義。怦然有動。而策名醫門之志決矣。

千八百七十三年。依階入大學。爲時未久。如夢乍醒。蓋余籍猶太。與有國者立。竟下

一等。人卑視我。隨向可見。而余自堅其志曾不芥蔕夫當奴於世俗種姓鄙劣之見自以弱族孤門爲辱竊所未解以此之故人不我與因而未同恆人共受權利吾殊無悔謂以篤志願學之子卽人緣乏絕宇宙間亦應有小小營宇供其迴轉余初涉世。卽逢橫逆。每日所接。俱屬異己。勢惟一憑膽智。奮竦而往。此藥石也後來稍能自持不爲世屈未始非得力於是

余治學之方。孤特而好深入。在學期間。所接諸科。皆中吾好。頗覺天下無不可就之業。然嘗讀格特之詩矣。梅非斯脫爲語其實曰。

置身學術囿。迴環亦何與。

人生知有涯。所得能幾許。

余卒於蒲玉克之生理試驗室。覓得專心致志之地。學旣有趣。師友亦足敬慕。蒲氏令專治神經組織。余孜孜爲之。績用尙不甚惡。自千八百七十六至八十二年。余之學歷。幾於無間。久始實見之助教一職。人且謂余必得。然除病理學外。他門殊未注意。用力彌

懈。八十一年。初獲普通醫博之號。亦云遲已。

翌年、父戒吾曰。生事惡。不當鶩理而荒實。雖乏遠見。意極誠摯。吾師頗不謂然。惟余卒從父志。舍試驗室而求供職醫院。居無何。被任次醫。各部皆往執務。且有半年之久。與梅勒特相依爲業。梅氏固余始隸學籍、讀其書、敬其人者也。

然余仍抱曩志。以窮理爲歸。先入之見。驟未可去。蒲玉克曾以下等魚類之脊髓爲題。令篤治之。余乃移作探索人類神經系之資。力攻無已。時胡芮赫悉深通斯學。所持『參差界形論』號稱發明者。初張於世也。余更獨擇腦脊髓間之通道爲一標目。殫意考之。所趨愈狹。用志愈專。比於大學當年廣稽博覽之狀。適爾相反。嫥一精神。逾久未佚。余之好持偏見其或以此。

余今篤守腦試驗室。與曩於生理室相若。將腦脊髓間纖維動靜諸態。委細研治。此門之學。乃余在院期間。爲之嚆矢。葉丁格以治腦有聲。頗謂余能茲試驗室者。梅勒特實介余入後。雖不與同事。得賡續假用如故。一日、梅氏告余。『吾老矣。新法艱於作驗。惟子

治腦解剖學有見。誼當竟其全功。吾之講席。以屬子矣。』余聞而大駭。以名義之大。非吾所勝也。婉謝之。然老者嘉惠宏獎之意。迄未敢忘。

世俗之見。以謂腦解剖學。於生理無所開益。余求應世接物。不得不究神經病學。然斯學設備。在維也納至不整齊。器械散置內科諸部。人惟自師而已。欲利公器以資研習。殆非可能。洛特那格草『腦位論』時議非之。彼且謂神經病理。無庸別於內科。立爲專目。同時曠覽當世學林。惟法蘭西沙笴之名。極爲焜燿。自計先於此間得一神經系講師末職。旋往巴黎。別訪名家矣。

其後數年。余爲醫家助手。於神經系之器官諸疾。頗有心得。並將鄙見公表於世。漸以此門專家見稱。阿蒲欒加答（即腦髓脊間通道之拉丁語名）之病源何在。吾指證朗朗。病理解剖學者都無間言。以多發性神經炎之診斷案。貢之維也納大學。請求驗勘。自余始。凡余所列徵候。死後檢尸。足相印證。美國諸醫震於虛聲。見延講演。因以斷爛不正之英國語。就余考治。次第陳述。不意神經病症。余竟未盡通曉。詞涉有頭痛錮疾之神經病。謂是長期有限

腦膜炎之徵。聞者大譁。余爲輟講。由今思之。不侫誠孕理未熟。彼等攻詰實也。而當時急求自解。則謂維也納之大家。以神經衰弱症歸納於腦診之。殊可笑人。

八十五年、以治組織學、及病床執務。兩俱不惡。得膺神經病理學講席。並賴蒲玉克斡旋之力。大學許給公費。遣學於外。是年秋、余赴法京。

余在巴黎大病院爲一徒衆。旅進旅退。無所欣動。一日、聞沙笱發歎。曩有德人。爲彼迻譯講錄。惜自普法戰後。久成暌隔。今新講錄又出矣。若得有人繼肩斯任。甚所願欲云云。余因上書沙氏自薦。函中大意。謂身於法文。苦患失語症。然殊自審。病在手口而不在眼。如承見委。不敢方命。沙笑諾之。相接甚殷。漸許入室。以後彼有病床工作。輒令余偕。

近法人攻訐心解頗烈。余草本編時。且見此項法文論著不少。凡余及彼國學派之連誼。多所指摘。至謂余曩利用留法之期。密考雅璉之學說而盡通焉。條其心得。攘爲己有。今請鄭重言之。曩執役巴黎之年。雅氏之名。絕罕聞人提及也。

沙笱晚年治歇斯的利絕精。每爲實驗。余必在側。回憶從遊之樂。所遺印象。此最深

刻。若者歇斯的利之病象。真而且當。若者恆人亦或有此。若者以催眠暗示。歇斯的利性之痹痲與拘攣可得隨時造作。若者以術造作之象。出於自然。與夢中所見無異。皆一一余自察驗。略無疏漏。有時沙笴出其刱見。闔座怪異。余亦不免。甚且發爲疑問。求助其他宿學以申己惑。沙氏每不惜勤爲詮釋。仁藹之中。寓以嚴決。余憶問對急時。氏爲循鬚慨然曰。『實乃如此。吾顧奈之何哉』師言朗朗。永矢弗諼已。

前人之說。後人不盡可用。此公例也。惟吾於沙氏亦然。或以多經證發。理漸不碻。或以驗具不精。當時無從詳覈。然其所貢於科學之精神法式。固仍有江河不廢之感也。吾將去法。請於吾師。願致力於狂痹（歇斯的利之痲痹、）與風痹（尋常手足不仁諸症、）之異同。時吾自立一說。謂在歇斯的利起於肢體一部之痲痹。與恆人所顯之象——不由解剖——適相印合。頗欲得其究竟也。師許焉。如實論之。凡神經病之心理。在彼並無特嗜。師之所長。亦病理解剖而已。

余之返奧也。羈留柏林。可數十日。嬰兒病狀。頗加討究。以加索維慈、董理小兒公醫

院於維也納。約余設立兒童神經病一科也。時巴金斯奇居德京有重名。頗加青眼。誘掖倍至。後共加氏爲醫數年。治小兒之一面及雙面腦痹。曾以重要論文揭櫫於世。九十七年、洛特那格刊『治療學全書』論痹一部委余。其殆因此。

八十六年秋、余卜居奧京。以醫行業。曩與一女約婚。家居待我已四年矣。至是娶之。然非以未婚妻故。余早蜚聲藝林。今回憶之。事猶如繪。蓋在八十四年。知高根英（由植物之葉曰高根者煉成、毒逾雅片、）之用者絕稀。余密治之。所及生理之效能。考驗將竣。而聘妻忽與吾期。自我不見。時已二載。無拒斥理。遂將高根英之驗化。匆匆結束。遠道就之。並草布論文。立爲預說。謂此藥應用之廣。不久可見。眼醫王石、吾友也。曾略以法示之。彼依方施之眼疾而效。比吾反也。見高根英局部痲醉之發明者。已有主名。但非王石。而爲吾別一友。曰柯勒。（現居紐約、）亦經不佞指點始明此物者也。於時德意志海敦堡方開眼科學會。柯勒以試於獸眼之徵效。草作報告。申請公認。實而論之。高根英有造於外科。爲功甚大。有人出尸其名。學問之道良得。吾亦無所用其尤悔於吾妻矣。

無已。仍安居行醫。醫會要余。將所見習於沙笴。詳報於衆。余爲之。大拂衆意。即席以異端邪說見譏。內科醫班伯格主席。至公言吾說不值一錢。梅勒特右余。出爲排解。責令依己設想。在維也納搜求例證。再行敍述。余亦爲之。但主事各醫。當從其所轄。調取實例者。一例拒我。共習不許旁觀。且不願。一老外科醫大聲向余。『吾友。子殆狂矣。胞衣、子以子宮名之矣。——其然、豈其然乎、——如子之言。人又何來歇斯的利症乎。』吾婉告之。所求在病例爾。非以己之診斷强人同之也。然竟無效。居久之。余外於醫院而得一人。患歇斯的利半痹甚重。隨赴醫會。切指各候。是役也。幸免反駁。惟依然淡漠。一無動心。己之新理。終無自邀諸名手之一顧也。事至顯白。且以吾爲歇斯的利之癱痹。覓出佳證。因羞致怒。更成乖異。未幾、腦解剖之試驗室。屏余門外。嚮在大學所據爲授學之資。頓歸消失。遂不。得。不。退。然自克達倫好抱殘叢。安於索居孤陋以終矣。向後二十年間。余絕迹醫會。迄未一往。

人如以治神經病立業。爲治之具。不可不備。於是吾之長物。不外二事。一電氣治療。

一催眠。至云水治。於靜療固便。財用不足。未遑鋪設吾電氣房中。陳列葉爾培之名作幾滿。凡神經徵候之治法。殆無不載。不幸一入吾手。神奇化爲腐朽。無所可用。號爲親考實驗而得者。以不佞觀之。一與海市蜃樓無異。由是德意志第一流神經病學者之鴻著。其無當於鍼膏起廢之用。較之坊間所售之埃及夢書。其間不能以寸。余雖痛之。而信守專家遲回不舍之迷惑。於焉醒却。亦未始不無一得。善哉麥畢阿斯之言曰。『神經電治。如誠有效。此由醫生之暗示致然。非電之本身有何功力。』畢氏未爲是語以前。吾固已棄電療如遺矣。

至於催眠之術。吾用之比較得手。始爲學生。目擊磁氣家韓生演驗於衆。受術者全身强直。自初至終。凝然未動。催眠顯相之真碻不欺。吾早信焉。未幾。海登韓立說張之謂此之爲術。甚有科學根據。催眠之家。推爲祭酒。然居久之。當時精神病諸名宿。指訾不遺餘力。云是詐譎行險眩人之爲。凡催眠卓卓之效。若輩閉目不肯一觀。仍自若也。吾在巴黎。曾見人施殄術。（殄卽催眠之謂字借王充論衡）就病者之身。造作諸象。隨而移去。諸臻自然。毫無阻害。

其在南瀉。有一學派。專以暗示治疾。至須行殄與否。隨事而爲。並無成見。然俱足以達其勿藥之的。績效彌著。凡此皆吾所親歷。心摹力追。息息不敢忘。由是吾之開業初期。置其他悅忽無著之心理療法不問。專以催眠暗示之法爲重。有不期然而然者已。

以斯之故。器官神經諸疾。吾惟有棄之不治。然棄而棄耳。何妨之有。一則隨時醫之後。求已斯疾。絕無可望。二則人患器官神經。與患神經者相較。爲數遠遜。維也納私家醫生之門。神經病人之屨恆滿。且甲醫無效。移而就乙。數之增殖。尤不可計。非惟此也。以殄術本身而論。勝境無窮。令人嚮往。人生之力無限。至此始篤信之。衆驚頌曰。君誠神仙人也。廣譽之生。興尤鶱舉。然術之缺漏。亦不爲少。向後吾當說明。中有二義。請先指之。一、殄術非能不擇病者而施。二、如本人有所不願。深殄之界。卽無由達。八十九年。吾以窮治殄術。躬往南瀉留數十日。黎治保年高藝美。其行術於貧家婦子。吾親見之。白罕在病院中所爲實驗。吾一一周察。感印深刻。不可爬梳。以謂人精神間有一密道。深藏未露。迄未能明。以術發之。大是人力可爲之事。時有女子患歇斯的利症。家族無如之何。以託於吾。女

天資絕高。理無不喻。吾曾以殄術之力。令知人類爭存之道。自有其真。一切隱痛。俱得移去如法。惟不久病相仍至。勢成翻覆。余疑識力不透。施術之際。女乃未詣沉眠玄靜之域。此往事也。今求已其疾。招之來瀉。請白羿試之。試之屢矣。亦無大效。彼坦然告余。其依暗示出人於疾。大抵就病院之設備爲之。私治於外。固未嘗有。余因引與深談。多所悱憤。白羿之名作。一曰暗示論。一曰暗示徵效論。余並以譯事自任矣。

自八十六至九十一年。余學未見有進。著述無可稱道。在此期間。寒家人口日增。生事岌岌。殫力於是。未遑專業。九十一年。始與吾友李治、合著兒童腦痹論。刊布之。同年有爲醫學字書者。倩余詳著失語症一文。以其時李翕敦韓擅名此症。而彼局於病源之地。未敢輕移一步也。後余草一小册子。題曰失語症論。工夫卽基於是。自時厥後。余又返於學問之途。有終焉之志已。

第二章

余治殄術與諸家徵異其嚮蓋眠時諸候覺時全沒卽有亦至不完厥故安在余每於術中推而尋之時手祇知以束縛馳驟病者爲能事夫徒恃禁令而不明指要豈不同於方士符呪之爲哉吾謂舉凡病相醫生謀以單調之暗示法量移焉者允當由流及源窮其本始匪惟行醫之權能所在抑亦求眞之理智所需

余爲此驗所經如下在蒲玉克試驗室中忽遇普羅乙爾傾蓋之餘深相契合普氏者、一錚錚有聲之家庭醫也討究學術亦彌深至曾著『呼吸論』及『均衡器官論』（言器官均衡相應保持常態之理、）二書爲時所稱長余十四歲更事既多探理絕銳與吾私交日趨厚重家人生產之艱且賴彼爲之支拄至言共學情分尤密賞奇析疑殆無虛晷夫所貴夫友者以互益也自與普氏交吾之受益遠逾於彼心解之卒有成友之力也此等恩義殆不知胡以酬之矣

始余未赴巴黎。普羅乙爾已將所驗於歇斯的利者見告。大抵別有新則。以得深窺歇症之因。若意時八十逮八十二年間也。雅璉之造詣如何。尚無聞焉。又普氏恆手錄病史。向余宣讀。余於神經症候。不覺識解大進。當言倘到巴黎。必攜此就正沙符。後余固未爽約。惟本師於吾所提。不加獎藉。吾亦竟未逕理其說。閣置甚久。

比反奧京。吾乃重申普氏舊義。志求切證。所治病女。慧而有學。以愛父深摯。侍疾之際。致罹此患。普羅乙爾先診之。病在痲痹而帶拘攣。又心流停阻。用成惛亂。諸象雜陳。頭緒甚複。普君探察既久。意計忽起。原夫女之重爲心累者。以有情感醲郁之狂想也。儻得一法。令彼蘊念積思。傾瀉於言。心境爲之開朗。良未可料。於是普氏殄之導將胸中塊壘。一一道出。俟其心房亂象。漸次廓淸。普氏更以同一之法。移砭肢體諸苦。惟此女也亦若他病夫。然覺後。詢各候之所自來。瞠不知答。醒眠兩感。殆無相與之誼。真情何在。獨於殄境可得循覽。且源委井井。一無遮翳。由是以知此之症候。純由調獲病父而起。情之所鍾。餘根尚在。一加回憶。本象復生。觀於病徵所指。皆同一嚮。旨趣昭晳。無可致疑。當女盤旋

病父床前。內蘊之思。突來之感。勉强壓抑以爲常。此思此感。其後逐一於徵相表之。今之徵相。乃由前者同一情實反復屢經層層疊積成此總和。較之夢景之倏爾來至遙爲凝密。術者爲之造設幻境使於殄中重見原象並令當時壓抑之思之感。隨情紬繹乙乙傾吐。徵相因而淘洗以去。不復再見。應爲理勢之所可至。此普羅乙爾求治女疾之涂徑也。殫精耗時。不知凡幾。卒底於成。事良足慶。

病者愈矣。且全健矣。殄術之效彰矣。然行術之際。有一暗礁。普羅乙爾迄未明言。彼胡不出己見。裕材於學。寶而懷之。且不我告。吾誠未解。姑不具論。惟問普氏治癒一人。取得孤證。推而放之。是否皆準也。以吾觀之。普氏樸實說理所表。悉爲根本大義。吾不信有何歇症。經人委細檢證其法。將不中效。雖然此想像爾理而無驗。終未爲得。於是本之普氏。漸以同術施諸病身。八十九年。復從白罕遊。於催眠暗示碻有真實力能之處。甚深刻念。自後行殄之外。幾於不用他術。如是者數年。凡可殄之歇症。功效盡同。無有例外。積證彌夥。均與普氏曩之紀述相近。吾因建議。願共草一書布之。普初不欲。旋亦許諾。時雅璉

已將己之新識。如追溯歇症於日常行事。及依殄術移洗症象諸理。著錄行世。故吾書尤不可緩也。九十三年。『歇相心徵論略』出版。九十五年。『歇斯的利詳論』繼之。皆吾與普氏兩人之筆。

吾嘗語人。普氏一生學問。得於歇斯的利詳論見之。今記此事。仍持曩說。至吾所貢幾何。已不復細憶矣。惟是書者。疏列例證以外。未遑多論。當時執筆。固非根究歇性。特明症候之由來而已。舉凡情生活之意義也。心行為中知覺與不知覺界說之重要也。潛情合沓。釀為徵候。斯曰力學基因也。精力誤嚮。（謂不如此、精力將發洩於他處、號曰轉症）乃有此象。斯曰計學基因也。是諸要點。三致意焉。普氏自號所立之法。曰心滌。滌之云者。謂情感稠疊而成病候由於誤入歧趨。橫被幽抑。今導從正路而出。滯念因得隨流洗去也。語其弊也。雖他人行殄之缺陷。此亦難免。而實用之效。可謂絕佳。至今心療諸家。猶徘徊於心滌之側。稱歎無已。歐戰時。德意志軍人。頗多因戰成癲。辛美爾即依此法治之。功用卓卓。惟性慾一宗。在心滌中。普氏未肯多及。余草病史一章。男女性頗復論列。然仍與他因等視。未能特加珍

重。普氏於所治第一女病者。極爲褒歎。並謂此女之性生活。全未展發。君讀歇斯的利詳論。性慾之在病原。應居何位。無從推知。亦固其所。

由是跨越一步。卽心滌與心解間之經程。吾於他處。屢詳言此。今再申述。苦無新義。聊試論之。玆事之起。由普羅乙爾割席而去。吾因得承其遺業。獨自發揮。距今以前。兩人意見。已不甚合。惟尙非大罅。足肇分攜。未幾、緊要關鍵至矣。吾發問曰。人之精神。緣何受病。易而言之。卽緣何舍正路而入歧趨。普氏依生理原則作答。謂人之精神。陷於非常狀況。正如催眠所造諸境。反經之相。不難辨察。然則此眠境者。又胡自起乎。逐層詰問。答可立窮。吾意斯境之後。有力存焉。所爲活動之志之向。一與表顯於平時者。無異。由是普氏與吾。一主眠狀歇斯的利。一主拗性神經病。意雖不同。而事非分野。儻非更有他故。睽離未見爾速。然彼內科而兼家庭醫也。務至殷繁。已欲創立之心滌法。無暇深究。吾則此外別無他事。勞逸迥殊。又兩家合著之書。不脛而走。歐美各都。俱歎紙貴。卽維也納亦幾家喻戶曉。如斯廣炫。普雅不欲。彼自信若負謗之氣力與其神理嚴密之度不相稱副。例如

師特柳伯放言攻訐。絕無義解。吾一笑置之。而普頗引爲病。甚形頹喪。一言蔽之。吾知對嚮未誤期於貫穿到底普殊不感深長潛玩之味也

上來所述。知『詳論』中敷陳之理。至不充實。病原惡在。尤無闡發。居無何。余囊括驗例。敢下一斷。卽潛在神經病後之沉思積念非得由吾人自由指造而實有按部就班百折不離之力於焉用事。力者何。性慾是也。此之性慾其卽當前衝動之實抑惑遠感反射之用都未可定。當世好以性慾二字謚吾發明。如其然也。吾實毫無備豫。並非事先期其如是。事後就神經病者窺之。真相乃爾。吾尤不任厥咎。千九百十四年。余著心解史略。曾將普羅乙爾、沙笏、克羅巴克之言。詳細紀錄。凡弋獲於諸家之詔示。卽屬此類。若輩真意如何。吾當時並不了了。如實論之。諸家語我。種種令我從而窺測。始遠過於彼所自覺及所欲表之範圍。余備聞明教。藏皮胸中。渺渺夢夢。聽其醞釀。逮至心滌之法生。吾從容孳藪前感。欻至一朝。塥坼於是。舊質新皮之性慾論以自吾揪獲。聞於時矣。且以性慾詮解歇症。古之人有行之者。柏拉圖蓋宗匠也。余初未嘗曉此。見葉利思著論及之。始考知

爲。

新理見矣。隨課於吾之責。乃絕嚴重。以吾須越過歇斯的利之境。從事於神經病者之性生活也。此類病夫叩吾門而來者日衆。吾醫生也。瑣瑣推校家人隱秘。誠甚不快。然是惟無考。考則徵效之深切乃不可言。今且三十年矣。事象猶歷歷在目。蓋病者之來初則好僞言守秘密頑然相抗性不易伏誠伏之矣每見若人之性慾作用有絕大之差誤赫赫在下驟爾視之一方性慾差誤。一方神經衰弱。二者相爲鈎聯。未必有何申證之力。亦容非特別要害之處。試進一步。銳加窺覽。此參差錯迕之病象號爲神經衰弱者大抵有根本不同之二方式之二式也。可得互出互入。法當分別觀之。明其彼此疆界。間嘗考之。一式以恐懼爲中心顯相此或發爲等量（等量者、謂昏厥悸動口吃諸症、表見於外、與恐懼之量相等也、）或祇是初形抑或長期見襲於代量（代量者、謂性慾被抑之後、性慾不見、而恐懼出而代之也、）良無一定。所謂噩病者也（噩本周禮噩夢字、謂驚愕也、）至他一式則唯以神經衰弱名之。無取雕飾。於斯時也。吾人平視兩端俱察。得不規則之性生活爲其致疾原本——或如中媾截精、春情橫抑、及通常制慾等、又或如手淫

過度、遺精頻繁等——偶有非常之例。病象由甲式轉入乙式。而亦其人發泄性慾之方曾相應而互錯可以決言一旦人將性交惡癖除去同時以陰陽相生之常道代之行見諸病霍然健爽如昔得償於失至不可量。

由是從而斷之凡神經病皆由性慾機能之有障害殆不爲過特實病（實際神經病之略稱）爲其直截中毒之表見心病（心理神經病之略稱）則障害反攻於心有跡可察大別止此而已吾以醫生之職考查此說殊未見有何不準近世醫家將生物學上偌大要義輕輕看過謂與傳染有關或依解剖之見推求傷證此誠醫學之巨罅自吾說出當能彌補一二且性慾者固非純乎心理之事其在身軀一面頗起特奇之化學作用性一受激必有一定而不知誰何之質忽焉退聽要之真實自然之神經症各病象中惟二目差與相近一精之新陳代謝大失其正——或縱慾無度耗精遠逾其所能供亦或制慾過度精一無所耗橫抑爲祟、——一所謂巴雪多病（巴雪多、醫生名、此氣管病、以醫得名、）甲狀腺强烈而腫擠他神經使失其次者也。

本編幅狹。實病勢所難及。卽他一類之心病。亦未遑覼縷。回想當年。心花初開。於時瞥見一甚爲駁雜之象。麄樹規模。擬加擘治。此情此景。宛然如在。卽今思之。比號爲駁雜者。殊近正法眼藏的然未誤。自後欲得一神經衰弱症。純一有童性。應於心解。曲折如意。乃遍搜未可獲已。茲請鄭重言之。凡神經衰弱症類有心理之抵觸神經之雜糅潛伏於後。若曰無也。吾滋未解。由不佞觀之。此之病症非尋常心理所能了喻。並非解剖之學所能開晳。是乃性慾機能外於恆軌。蘊毒所至。於焉中之有斷斷者。

自後數年。余按圖覓徑。未嘗自懈。性慾爲神經病原。漸成執念。每撰爲論文。於廣衆中講之。然信者絕稀。且駁議蠭起。普羅乙爾、吾畏友也。頗欲助吾張目。曾就此題。善加擘覽。惟卒無所得。難爲左袒。是無他故焉。亦性慾病原之論。於彼意嚮不合。直無心容受爾。吾友初治一女。曾譽其不解性慾。今欲令吾辭服。無妨慨出病錄。資爲申證。而普氏不願也。此實與彼平素執守相違。吾頗失訝。後探知之。則彼以心滌施於此女。將及蕆事。忽見女郎『愛情移轉』。此普氏有以致之。殆不必與病有連。惟以是故。不得不倉皇遠引。誠

不幸事也。令彼憶及。胡云不痛。如實論之。普君之於吾說。徘徊兩可之間者。蓋有幾時。爾後裂痕驟顯。——凡形勢緊迫、類不能免、——吾二人終於揖別矣。

吾今從事一切神經之症。首將心滌之法。稍加變易。蓋吾中止殄術。謀取他道代之。以始終周旋膠漆於催眠之中。吾不欲也。且吾經歷愈增。懷疑愈甚。見有數義。足以非難殄術。即用作滌盪之助。亦謂非安。第一、如醫生與病者間。個人之連誼。忽受攪擾。縱有絕佳徵效。立歸消失。誼誠復矣。效仍再見。然行術時滌盪之功用。遠不如人身翕引之力爲重。正惟此也。其故至難窣伏。一日、吾經一事。如晦見明。曩所徵窺隱度之點。得其切證。則吾女病客中有性極隨和。而愛殄術彌篤者。吾爲窮端竟委直達痛苦之源。廓其心境。令免煩惱。不意適當此際。彼已澂然清醒。突舒兩臂。環抱吾頸。有傭保焉驟爾掩至。女始赧然釋手。自是吾兩人嘿嘿同意。不再嘗試殄術矣。惟吾了了於心。此偶然事。非吾有何不可抗拒之質。籠罩於女。特某種神祕之性。立於殄術之奧者。隱爲指示。爾今爲消除意外計。——至少亦減退之、——計惟絕殄術不用。

雖然。催眠有造於心滌。功固不可磨滅。術能擴張病者知覺之域。令彼平時無可利用者。殄時得以心知接之。儻廢之矣。欲得一物代司其職。事乃甚艱。余忽憶從白罕游。曾有所察。獲此或足爲助。蓋受術者既覺之後。臥遊經歷。概行忘却。白罕以謂自知固審。因質之曰。子必憶之。受術者曰。否。悉忘懷矣。白曰。不然。子必不能忘懷。則手撫其額而定其氣。果爾。忘象復集。如雲之撥。初猶圉圉。若未盡舒。少則洋洋。全覆以發。吾詳觀夫此因自計曰。是可取而法也。凡殄術造設之相。本爲病者固有。即不行殄。猶當『知』之。倘吾從而盾焉。如白罕所爲。或撫額之式。亦並採用。安見無同等之力。使將已忘事項。重返知覺之境。如量顯現。按宋玉神女賦云、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此楚王自撫其心、如術者之撫額、而不識之象、乃復見也、自施心解之術而不自知也、可見追憶忘事、本是可能、此其爲道。誠較殄術部署。遙爲艱困。然行之有效。正復可驚。自明茲理。吾因標催眠於吾醫室之外。獨從中取其一節。臥病身於匡牀已坐其後。視彼而不令彼視而已。

第三章

吾之所求。適如其彀。催眠已全不用。而滌盪之爲術。亦煥然改觀。蓋催眠之力潛藏而此。則粲然明白。於焉立學。其基應較堅固。

或曰、人內外曩經諸實。已忘之矣。以術施之。仍復可憶。果何由而致此乎。曰、君惟察之。詳答是問。決非難事。夫忘者何哀情也。事之關繫大抵可怕可痛抑或律之平生而可恥。偶一回憶。滯塞之唯恐不及。滯塞既久。忽忽成忘。忘已。遂乃一無知覺。一無知覺者而令悉還於知覺之位。非先將病人之所患苦爲之剋治。殆無可望。欲剋治病人之所患苦。非用力以迫之使從於我。亦難見功。此迫之之力也。大小輕重如何。一依病者追憶之艱易利鈍爲衡。殊無定畛。惟醫生以强制往。病身以抗拒來。兩兩相持。象至顯躍。是諸象者。人第以言譯之。卽成學理。有所謂『窟藏說』不外於斯。

窟藏何謂也。考其全程。固不甚難。試先以淺例明之。人忽起一念。欲作某事。而他念

以爲未可相與抗拒。精神衝突以肇。二者舉爲力學之素。一面原動。一面反之。知覺者主司也。出而裁焉。左袒他念。不直新念。新念之力以懈。廢然而退。此在常情如是。理至明白。若夫神經症也。界域爲知覺所不能達。彼精神衝突。力求尾閭。向外騰躍。其緣爲何。亦莫能曉。惟知斯時『自我』返至遮阻於門。不聽逸出。動念衝鋒而上。輒被擊退。以致範爲基因。而見諸事有不可能。然力則仍貯存無恙。與在常情力懈而退者不同。是之謂窟藏。夫窟藏爲相絕新精神生活中。無質足與相比。窟藏之起。誼在衞心。凡異想見侵。甚惡於己。則閉而置之。禁勿爲暴。如官衙之有獄室。作奸犯科之徒。一一拘繫。守令之意。於以安帖。人之應世接物。彌有經制。殆恃有此。惟此之所爲。程功匪易。獄窳而囚悍。時有竄越之慮。『自我』從而監守。目無旁瞬。猶恐或失。夫力以久用而衰者理也。事以屢躓而成者勢也。窟藏諸物。卒乃乘『自我』弛懈之際。取嚮外曲折之路。潛自『不知覺』之境。迤邐而出。附於他相(即各病症)別爲表見。桑榆之效。彌用自足。於是曩者窟藏之的。墮地碎矣。然而『自我』猶空守獄門。朦焉罔識也。蓋是類獄囚。智術頗高。善易形貌。避人耳目(即避自我)

其意以謂吾特爲龜茲之道而已。（龜茲之道、得半之意、義借漢書龜茲王半漢半胡事、謂窟藏之思、不得由正道出、姑取旁門、發爲症候、是得半也、）聊以取樂。其謂我何。此膏肓自語。攻達誠未易及。歇斯的利有『轉症』一類。卽此『窟藏說』者。神經症之柱礎也。不知一卽不知二。由是治療之方。勢不能無變。此之爲職。匪將誤入歧趨之情感。緩其銜勒而已。窟藏之爲何物。且當從事開發。凡曩所遏絕幽於一隅者。均須一一理之。別爲權量。重加去取。吾今治學已疾。卽遵斯道。心滌之名已不適用。因另建心解之號易之。

窟藏者、吾說之中心也。心解各論。殆無不與之關通。此有聚訟之點。請順及之。雅璉曰、『人患歇斯的利。乃由身軀甚弱。體構已損。心官之用。不能統一。凡精神之毀裂。及知覺之狹隘。以此。』依心解之見。則此類現象。爲力學因子所成。爲精神之衝突。爲窟藏之過度。吾意兩說之不同。較然可辨。人曰、心解之有可稱。以剽竊雅璉之思想故。觀此應無異議。由本編觀之。心解孤軍特起。實與雅璉所治。歷史一無連誼。微論內容相違甚遠。範圍廣狹。亦非可同年而語也。夫心解今在治心之學。已成重鎮。人生一切

利害之事。俱得依託此門。推尋究竟。至讀雅璉之書。效且會歸於是以否。吾不敢知也。雅氏爲人。吾本重之。彼曩敷陳病理。與普羅乙爾適相伯仲。普氏研求在先。而公表在後。尤當讓氏一步。惟法蘭西人抨擊心解。勢猶未已。雅氏從無一言。出爲指證事實之誤。復時吐微詞。推波而助瀾。如此作態。吾殊未解。最後且頌言於人。『如吾謂不知覺爲一精神動作。此特立辭之異而已。無深旨也。』雅氏當余生年。自褫其陋乃爾。曾不自顧己之著述。價値何在。奇已。

爲心解之學。以研究窟藏及其他見象（待說明、）之故。不得不承『不知覺』之一觀念。依心解家言。凡屬心象。其初皆不知覺。後來化爲知覺。或仍留抑於不知覺境。羌無一定。於時哲家有繁言矣。彼謂心與知覺。固是一物。『不知覺之心』云云。自語相違。焉能存在。勉爲設想。亦苦莫喻。哲家之思若是。殊於心學無所開發。人將舍而之他。夫何待言。蓋病理學之事料多矣。大抵哲家所未夢及。吾人經此。每見龐大有力之衝動。飛揚跋扈。內藏何似。無人知之。此若空間之物體然。非解而視焉。難明其蘊。然象至墻鑿。聖者莫易。會

心之處。並不在遠。夫人豈得無心。凡想像於人爲然者。亦自律之於己而無外。縱曰人己精神兩不相接。而從其言若行推之。以知起伏於內之心。行爲必與相應。乃觀察所不能逃之實。人既若是。胡獨至於己而疑之。如以此前提。另樹結論。謂人善藏於密之動作。屬於第二知覺。則不啻曰有知覺者人。不知覺之直不知覺之知覺而已。與吾謂『不知覺之心』名異而實無不同。奮詞相攻。寧非無謂。又如或與別派哲家同見。謂病理所發諸象。僅此深伏在下之行爲。不得以心理字之。當云心兆。此似指杜里舒一派、彼謂下等生物、不得謂之有心、但依其行動察之、宜有心兆、心兆二字、杜始用也、是亦不過鬬字之智。卒承『不知覺之心』之一用語。足爲探賾索隱之資也。至進叩不知覺抑爲何狀。則其聰明慮事之質。視比鄰知覺遠有遜色。蓋不難一瞥得之。

心解既立不知覺矣。又從而分爲二事。一曰前知覺。一曰不知覺之本體。抑何故邪。按弗氏之說、蓋分知覺之象爲三域、一曰知覺、一曰前知覺、一曰不知覺、由不知覺以達知覺、必先經前知覺、前知覺者、介乎知覺與不知覺之間、已離不知覺而仍未入知覺之一境也、此純以地域爲譬、故下云分域說、曰、以說詮釋。良非短幅可辦。惟請憶之。理論者、經驗之紀於言詞者

也。是宜先設希卜梯西。（卽假說、依嚴譯語）收納事料。俾叶於用。且凡連誼無從直截窺察可由茲說得明槩略以前科學之成。率遵斯道。惟心解亦然。故不知覺云云無非將精神搆造區以別之使人能以空間日接之境移比心房悟其似類有曰分域之說指此此之假定。全屬架空之想。由顯推隱。期於近似。並非依腦解剖學之理定之。何時視爲未愜。舍而易焉。無所於惜。惟今借以明心。喩猶莫切於是。姑存之可已。

吾已言之。追考神經症之由來。恆覺慾性與制慾兩趨之衝激。乃爲最要基因。於是病源之中。儻有境焉。確乎性慾竄藏於內。並已覓得代物。發爲症候。則醫者每從流討原。根及病身之少時生活。卽齠齔之年。亦不見遺。聞之詩家哲人。髫齡經歷。雖浸忘矣。仍有不可磨滅之迹象。隱隱印記於平生行事。是誠然。於後來患神經症者尤驗。此之問題。蓋關小兒之有欲性。動與反動。歷歷可證。人乃不得不造『嬰兒性慾』之一名詞。以襄孳覽。是誠非常可怪之事。與當世倫理先入之見。正得其反。夫曰孩提之童。無罪無欲。有惡魔曰春情者。惟於成童之後。始若暴風驟雨之至。其說耳熟能詳已。惟孩稚偶有性之表

露。人鄭重視之。以謂將來猥鄙回邪淫濫嬉遊之朕兆事亦恆有。豈云無義。綜之心解家言。人生墮地。性慾隨之。卽在嬰年。勢不能外。此科墒定諸理。爲世非議。招怒聚罵之甚者。誠莫是若同時心解之所發明易於證覈而且明白可曉復未有其比也。

評騭嬰兒性慾以前。吾曩幾致大誤。將心解全部工夫翻倒。不可不記。蓋吾比以術力嚴課病者。追討嬰年狀況。見其類有墮落之性。寄諸成人。若在女兒。所寄往往卽爲本父。理根於實。吾因信之彌篤。且樹爲一義。謂幼時之墮落。卽爲後來神經症之源泉。且吾搜尋散證。甚或女兒依戀於父伯叔若長兄也。連緜及於記憶已明之年。猶復未歇。棣達謂足爲論據之事實、既富。信守益堅。倘有人焉。責吾輕躁。不爲首肯。吾固不敢謂彼持之無故。惟吾所持其故。較大於斯時也。亦請批評之家臨吾日日可驗之新奇事蹟。平情以論。虛心以察可已。雖然。有一貌若相反之相。吾始不得不承。則所謂墮落。曾未見諸行事。不過病者一種狂想。滯塞於胸。容由吾術誘而致之。當吾覺此。殊爲狼狽。吾過信術解及其功效。至是大創。而在他一面。若而實相。乃由科學之道得來。班班可考。內容與症候之綴系。異常

辨晳。症候者卽吾術發足之地也。原始見終。豈得云誤。然則相反之貌。惡乎至邪。吾思之。吾重思之。案兆推迹。卒獲正理。蓋凡神經徵候率不逕與實在之事關通。惟存是願發爲狂想。其因已足自神經病者視之心理之真遠逾事料。行術以還吾敢自信未曾以墮落妄念暗示誰何之人俾生迷惑。本茲種種。吾乃刱建新名約之卽額提普雜糅是也。（額提普、希臘神話中之王稱也、曾弒父妻母、故以爲名、）此之雜糅。嚮後所遺影響。深閎無匹。狂想必託斯形以藏其身。意蘊雖未盡喻。要之童年墮落之象與神經病相關至密。人縱以一曲不該少之而不失爲病源中之一要質絕無疑義——刱墮落者以稍長之兒爲多。

昔羅馬詩家黎非亞斯善爲悲劇。今人讀其紀事。將以爲史迹真乃如是邪。抑止於回憶當年哀痛慘怛之境反映而成之相邪。吾曩以後爲前幾致大誤。在此此誤廓淸然後推校嬰年之性生活。道直如矢。一無障翳。且人治心解。棣達四溢。沾丐他科之處不少。生物學有從來未了之一實。由斯證之無難。

性能者、（卽性慾機能、）自始存焉者也。惟初期雜於他種生能。（卽生活機能、如飲食、）不易辨識。離生能

而獨立。由於漸習。凡成人經常之性生活。蓋須長期複道之演化。得達乎是。其在嬰年。各種同官之衝動。生殖之器爲陰官、此與色情有關各部、如口與肛門等、謂之同官、甚形活潑。此衝動者。附著於色情體帶以表之。將色情相關各部連屬成爲一系、謂之帶、爲象如鳥雙翼。往往相對。如虐淫、凡淫而以加虐於對方爲樂、謂之虐淫、一曰薩地主義、法人有薩地侯始以小說寫之、因名、苦肉淫、與虐淫適反、謂淫而受虐於對方爲樂也、一名馬索主義、奧大利小說家馬索著此、因名、兒時已有其徵。而偷窺於母妹等、與自炫。赤子喜翹其股示人、尤爲顯象。惟同官之樂。各部自爲。不相關涉。性能之的。一求之於本身。亦不如成年性念。有集中貫注之點。語其要義。特取足夫已自適其適而已。性能究爲何物。非稍長無從體察。間嘗考之。機能之立。於最先者口官也。如銜乳頭等、而薩地。小兒所想像之男女關係、皆男虐女、與肛門。小兒視遺糞最珍重、亦最樂、二相隨之陰官之感爲第三級最後入於生殖本能。凡衝動部分之與生殖無關者。置之。或導之他用。其因緣爲利之部。則滌除舊習。移向陰官。北辰衆拱。共成一系。於是性慾機能之力。發揮盡致已。吾所謂黎畢兜。即指此力。不指其他。茀氏此語、似爲容戈而發、容嫌性慾之說過狹、謂凡心能皆黎畢兜、茀容之爭在此、惟黎畢兜者。迤演遞進之中。非能自卑登高。一往而無礙也。如官能用之過度。抑或取樂過早。生瓜妄摘。則黎畢兜將於中途

滯固不更開發。後經人事遭竄藏之阨。往往退而集此滯固之地。襮為症候。凡神經症之適得何種。種得何式。一視滯固所在為準。端委分明。察來無爽。

黎畢兒立矣。情必有所寄。則擇人倚焉。如實論之。嬰情首及之人。在彼精神生活中。早經執著。無有旁貸。於是自適其適之期已過。情苗初啓。當前卽是。蓋其母也。兒離母胎。猶然未久。血肉相連。原為一體。鍾情乃爾。何怪其然。於時額提普雜糅突出為政。卽至稍長。誼仍無變。夫兒童性慾之願。既集母身。勢之所屆。不免視父為其情敵。此男女兒童如一。初期固無分也。良以女子有生來兩性之構造。情之發動。謂之女可。謂之男亦可。在額提普雜糅中驗之。色相具足。廓然可觀。（解剖家言、女陰中有物曰克利託力、作用與男陰同、嬰女人人有之、稍長始銷、然亦有竟不銷者、則石女之類是也、）如是者久之。至兒童能持男女之辨。意念稍易。然以體幹太稚。性事無從想象。遂乃妄造種種理論。眞僞攙越。蓋男女性之於兒童。直不啻獅橫克思之謎也已。（希臘神話、有美人首、獅身之怪物、出謎與路人、解之不中、則殺而食焉、）以此之故。彼之所選鵠的。不離血族。惟如斯演化之迹。經過甚速。其最足注念者。人類之性生活。截分兩期。中有間歇。若為之界。蓋四五歲之頃。慾與絕

高。自後爲勢頓衰。心花悉歛。偶見騰躍。亟竄藏之。有曰春情潛伏者。此也。於斯時也。道義之反動頗烈。羞惡之心。發皆中節。下逮春情醱醅之期。（俗作春情發動、依心解家言、兒童春情發動、自有生已然、何止此期、故以醱醅二字易之、）一無異致。夫性演必分兩期。萬物似惟人類乃爾。其後神經易於受病。生物學上之基因。當不外是。今醱醅之年屆矣。回涉嬰情。故態復作。凡發欲戀物。以及額提普之爲祟。舉與齠齡相似。而程途適與春情潛伏之時相接。亦豈能忘懷義理。篤而言之。此期性慾介在孩性衝動與稍長剋制之間。兩受逼椮。未遑寧處。且也、總勘兒童性演之境。茲有觀止之歎。生殖機關。設施已備。以前同官各部之樂。一一移注。所謂陰官第一位是也。惟陰官執政。祇屬男性。女性之官。猶且矇焉未見。何也。比時兩性之別。不曰男女而曰有無陽具。女無陽具。由於閹割。非本來無有也。此之閹割。雜糅於後來性行與夫神精徵候。影響彌大。不可扁略。

右說甚簡。是固取便了解。將吾多年次第發見諸理。通而講之。曩著『性理三詮』論無遺蘊。欲求詳證。還望參稽。惟『性』之爲義。吾取廣訓。世間訾議。亦卽在此。此其體

要胡在。上來所述。已明崖略。請更申之。夫性之廣訓有二。一、擴充陰官之狹誼凡取材於身專以恣樂之一切作用悉包蘊於是生殖之務轉爲餘事二、凡溫柔歡喜感而遂通之相舉號曰性習語所謂『愛』者屬焉此之廣訓非吾所擬特整齊舊義重言明之使曩之窄隘不適於用者無礙於吾治學之的而已。且開放性域不拘拘於陰官。得將小兒及嬖孌家所爲。與常人之性生活。列於同一範疇之下。不可謂非進步。以小兒之性。迄爲人所忽略。而嬖孌之實。雖不得不承。又以名教之念律之。嚴爲訾議也。唯由心解家言變相之去陰官已遠返於黎畢兜演化初期恣樂無忌形極可怪事極可嫌者亦得以半性慾字之夫嬖孌之重鎮。非同性姦乎。然此而云變名頗不稱以人身構造本具兩性既謂之姦仍是陰官主體而據依心解平視男女其不適爲同性姦之的標者未之有也或曰、執『多形嬖孌』是惟小兒此不過紀錄實狀。成一用語。無取以倫理觀念入之。倫理來則心解去二者固不相能也

至廣訓之第二目。自心解證之。一切柔情媚道其初舉爲絕張之性慾特『掩飾』

之。『高。尚。』之人遂。習。於。不。覺。爾性慾之如斯寄託。一轉爲文化有用之材。腐朽神奇之化。殆非虛言。

兒童性慾之驟顯也。蓋施術成人時。間接發之。自千九百八年以還。始逕於兒童間。從事探索。此其驗效深至。殆難言狀。良以嬰年性慾之活潑。絕易辨識。比其覺也。人恆深自怪詫。胡乃如斯大事。迄今茫昧無睹。胡乃多欲之兒。幻想萬千。爲父母者視若浮雲之過。不加察度。是無。他。故。焉。人。之。長。成。固。由。童。稚。而。已。之。雛。年。意。念。悉。付。忘。海。遂無。從。想。象。於。他。兒。爾。

第四章

曰抗逆。曰窟藏。曰不知覺。曰性生活、曰嬰兒性慾。皆心解之要目也。其彼此相爲條貫之道。頗稱繁賾。惜本編局狹。未遑深論。亦分別及之而已。於時心解之術。正有事於窟藏一項。請以概略。著之下方。

以術施於病者。病者不期而起抗逆。勢也。此之抗逆。醫生必如法剋去之。術始有效。亦勢也。惟如斯爲之。兩方著力過大。且積存之蘊。廓清彌復不易。於是以相反之法式易之。不假强爲而取順說。今凡病者。續續起於心胸之覺念。依次道之。所謂『自由因及』是也。（或曰自由聯想、）然有要義。不可不守。則病者當意到卽言。悉量傾吐。無得暗加批評自阻語興。如一念至。己不謂然。輒爲之斷曰。此於吾志違離也。此無關宏恉也。此渺不相屬也。此真無意識之尤也。是直擠心解墮地。不如無解。疾而可已。必自解時病者矢誠告語始。

如自由因及。一依心解規律而行。將見窟藏諸蘊。以及抗逆驅而遠之之事。料俱得

一一返於知覺之域。此其成就。至足驚人。質而言之自由因及並不自由雖曰病者之思遊行無礙。初不必執著某點。然心解布設之境。足以攝之。要無疑義。議者或曰、因某及某。將無一不與此境有關。如斯推測。亦不爲過。間嘗論之。病者愼守窟藏。抗逆之途有二。一卽上述、暗加批評之事。心解規律之所爲作也。幸而剋之。抗逆又趨一嚮。則彼百事恣言。獨不及窟藏本體構意之巧。恍如義存諷示。不卽不離。抗逆之愈大。取以爲代之言詞且去眞物愈遠。是類顯象。固在醫生意計之中。惟有自始迄終。靜以聽之。料簡所得。被諸實用。如抗逆之勢弱也。往往窟藏何似。可由鉤距而獲。假設勢甚强烈。無從控揣。法當明辨抗逆之質。直語病者。誠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者勝之始也。然知有術。精練而後有驗。令病者自承抗逆。轉移對向。良非易事。要之自由聯想。較之曩用諸法爲優。非祇省力已也。彼之侵迫病者之量。減至極小。與眞實之病相。不至失其銜接。神經病構造中之要點。可免漏逸。醫生妄入己見、豫測徵效之弊。尤可得避。凡術解之程敍。及事料之排比。一任病者自爲決之。若者單症。若者雜糅。殊無取遵守法式。整齊步伐。一言蔽之。自由因及之

道無論何時何境用之歸結大抵一致與催眠法强制法之純賴機緣者不同於是醫生之職聞而已矣心解爲疾得效幾何己身末由澈視夫亦安見天下聞者之權利爾許大哉。

因及云者未有因而不及者也此法之優。又存乎是。蓋篤而論之責想爲聯聯無自拒之理雖自拒之時。誠亦未免。然離析以觀。其相不難立明。

有一要款。心解緣之而變色。於理於術。俱含甚深意義。請得述之。蓋爲術時。病者每發濃厚之情感。以集於醫者之身。並非醫者用力致之。兩方亦絕無他種關係。此之情感。正負不一。或愛之。或惡之。愛復有淺深。惡復有緩峻。形形色色。彌無限極。所謂「情移」是也。情移一生。願瘉之心於焉衰減。當情之初起。意柔且澹。醫者資爲器用。使之受術唯謹。正自如響斯應。及其劇也。愛若偏至。惡臻痛絕。則適爲抗逆之媒。因及之系。突形麻木。而全術有瓦解之憂矣。然斯乃必然之勢。無可逃避。行術而不與情移爲緣。未之有也。又切勿信情之移接。心解之術召之。或祇解心象始來至。如實論之情移者人心之通相也。

非惟心解無論用何醫道影響必至於是非惟醫道無論何人環於彼側翕受抑且相同心解所爲亦特發見移接之作何狀釐而治之爾非他故異物也試觀殄術有曰力學因子者。應於催眠暗示而生。雖心滌之法。不能不以殄誼爲病。卽在少年癲、或華胥狂。（少年癲、大抵自二十五至三十五患之者多、此全以已之幻想爲生、脫離外界連誼、華胥狂、病者自命不凡、造設世間種種榮華之境、以身入之、日人譯作榮華狂、）精神移接。已不可見。病質一偏於負。而其心理之得由外物感之。仍自若也。

心解之有賴於暗示也。與其他心理治療法同。區別之點。則心解爲術。暗示並非成敗關鍵。彼利用此。止於啓發病者。使嚮情移所生之抗逆。加以剋治。不至濫擲思力於虛牝已耳。蓋本心解之術。病者情移之由來。務令一一自鏡。凡童年逐漸窟藏志存必得諸物。畢現於前。俾重履之原委既明。浮相隨而刊落於是情移者固抗逆之長戈大矛也今一轉而爲術解之利器矣斯技在心解爲最要。行之亦最難。

自由因及既明。復將所及事象。善爲詮釋。心解中遂乃別拓一境。此猝視之。似去實際彌遠。然旨深效大。曠然爲科學之新向無疑。是何也原夢也惟夢有意而意皆可得察

也。夫占夢古有專家。其時行事率求兆候。因視夢絕重。近世科學則全忽之。謚之曰迷信。號之曰體感。（謂與心無關。）並謂至人無夢。惟夢相擾。眠乃不安。人若以解夢自居。移科學之理。施之夢域。行且見擯藝林。舉世怪罵。雖然。試反其道而行之。不以俗議介意。而視夢爲驟未可曉之神經症候。爲幻覺。爲魔見。略其外形。一一繫於因及之物。窺其內蘊。又宛然一新天地。匪夷所思已。蓋取種種夢相始終條理以知此中思境非無情致亦不得謂之雜亂洪纖隆殺無在不與心之實際行爲相應特顯之於夢僅留形貌而適爲畸異短縮容易誤解之副本爾至云夢意唯潛思實蘊藏之顯象止於郛廓動招迷惘因及雖由是而之真義要未可得見。

於是疑難紛陳矣。夢相有動因否乎。相何由而成乎。有意識之夢想。形爲無意識之夢相。遵何道乎。千九百年。吾著『原夢』一書。凡此諸問。剖析甚詳。今略述焉。用資隅反。凡人從事解夢。深入潛想。每於其中發見一義。與了了爲夢身熟知之他一義。迴乎不同。此他一義卽日間之殘象也二義既異以覺夢內輒有不可人意之願欲律之平生行事

適爾相悖者强來衝動夢身怪而惡之堅不自認以爲常斯之衝動乃夢之母也彼具大力能以日間殘象爲鎡基造作一切夢境夢境成矣母始快意一若夢爲專償所願也者夫夢固非無待而然。睡不熟。夢不生。而睡者何。『自我』以圖安息。於焉引退。世間利害諸業。權時撤手也。由是正焉不能自爲動作同時負焉凡平日敬謹窟藏者亦無形疏於防範由是不知覺之衝動乘此昏昏夜趣窟藏失官隨夢而蹈入知覺之域然而自我窟藏之職。寐中非浸廢也。伺察略弛而已。至云餘力猶足形爲夢檢儻若不知覺之願欲過於無狀已釁決不之許今仍無得跳梁於夢以是之故。夢之潛想。不得不易其貌而緩其性。期於遮蔽檢吏之目。而表相因不易辨識矣。夢景之所爲光怪陸離人以夢觭名之此也。吾曾樹一義曰、夢償願者也潛願而變償之者也玆義何說。今可洞明。且知夢之構造。與神經徵候不殊。半以因應潛藏之動力。半以敷衍自我之抗力。所謂龜玆之道是也二事來源既同。顯象之不可解、與意旨之貧乏。亦正相若。

夢之功用。可得泛言。蓋有內外激因時時以撼醒眠者爲事夢乃以緩衝之法出而

衛之主人不至爲二因所擾致防美睡夫外因之去者何以別獲新意義能造設不涉要害之境象饜其欲望故內因之去者何以衝動襲來如潛思未嘗抉破檢官之藩臥者每聽彼容頭而過身故惟若檢官之藩垂垂破矣。夢相之明至無可掩。本人往往截斷夢源惶恐而起。懼夢是也又若外因過强拒之不受。夢之功用至此亦無能爲役。驚夢是也。凡與夢檢通力合作自潛想而入顯相之程敍吾字之曰夢工夢工之務在取前知覺中之思料。（前知覺前義見、）一本己意綱維而施設之。有曰襞積以層累其成分也。有曰移行以轉變其重心也。有曰劇化若舞臺然。使示象得接於視官也。有曰故迮故故亂其行列。淆其旨趣。使人艱於識別也。四職既舉。夢工以全。竊考人心深邃而不知覺之下層。精神所由流動。實以夢工爲之規矩準繩。巧密無對。與吾人熟思審慮之經常思徑。嶄嶄異致。又夢工恆取陳古荒遠之事象。以資點綴。象徵之見諸他種精神動作者。在此尤形活潑。是何也。曰、性符也。

就夢質考之。不知覺之衝動。一也。寤時未盡之利。——即日間殘象、——二也。二者

交縈。解夢之職。頓趨繁重。蓋夢相所示。容一方以償窟藏之潛願。他一方以表日中前知覺之餘思。其在後者。內容爲兆候。爲警戒。爲思致。抑或仍爲願欲。俱無定域。解夢之家。植身衢道。凡受術者之知覺界與不知覺界。均宜一一邏察。期於不漏。且也、兒時經歷。恆通於夢。甚至嬰年事迹之號爲永忘者。按兆察蹟。夢意直返於是。簡而言之。臥夢。所見。與曩論。催眠。之境。相彷。夢殄。一。間理。無可。駁。(按王充卽嘗以死殄夢三事並論、)世議指余。謂余主凡夢皆性之說。——謂凡夢皆由性慾衝動所致、——此誠耳食之談。不知余並不知夢。夢固有由饑、渴、遺失、及其他急需相逼成之者。此與窟藏中或性或否之私慾。同屬紀夢要目。人盡可見。嚮得抹摋。吾嘗論之。夢理取證於小兒。最爲合度。以其時各種心理。分劃不甚明銳。窟藏之道。亦不甚深。釀爲夢象。自饔飧日間未遂之欲以外。幾無他物。於是以需求迫切之故。成人而夢如童夢之形者。數數見已。

由斯以推。取世俗行事之小誤徵癖而釐析之。其實用與治夢蓋同。千九百四年。吾著『日常心病論』始議及此。頗中時好。讀者甚衆。書中所示。則若而顯相。決非偶起。假

途心理。善爲窺稽。義明且富。迥出意外。殆無不有退藏於密之衝動與意嚮。作之後盾。夫治夢若治誤。然其難能而可貴。匪曰彼借助於心解之術已也。而在二者別賦特性。效至閎遠。蓋心解之職。迄以從事病理爲限。說明諸相之餘。每覺當前病迹。與其意蘊所之之廣域。雅不相稱。洎夫治夢。頓悟。欻生以夢者。非病相也。尋常精神生活中。亦有之。即是健者。不能無夢。如夢之基構與一症候適同——如整理夢相、審爲衝動力之窟藏、爲龜茲之道、取物爲代、爲知覺與不知覺之各種心理表見、——則心解者。已不止於治療心疾之用。而爲察覈經常心境。嶄新見底。決不可少之一方術也。章章明甚。此之假定與其經驗。法當推而廣之。囊括一切心象。令無遺跡。今也心解之學。重之者多。放之四海。爲期殆不遠已。

第五章

心解史之坐大也。有弸於中者焉。有彪於外者焉。今請更端。就外運略言之。本術所得績效。如上述云云。大抵余一人之努力居多。其後同道日衆。親來問業者亦不乏。並趨一嚮。成此大業。考其事迹。可得而談。

自與普羅乙爾分攜。向後十年。吾乃無友。離羣索居。可云造極。維也納人避余若浼。他國名流。亦均熟視無覩。千九百年。余之『原夢』出版。一切科學雜誌。未見一語及之。奧京有醫家副手。屏『原夢』不讀。輒著一書駁余。或在病院與之論難。彼放言排擊且甚。此段談話。余著『心解史略。』曾記入之。奧人之不愜於余可見一斑。彼人後爲教授。持態不得不重。偶及前事。則概翻異以余記性惝惚爲辭。余笑置之而已。

吾知世界之惎我也審。卽亦毫不介意。然久而久之。獨學之境漸破。維也納竟有少數之人。相從請業。千九百六年以來。秋里溪精神病醫曰蒲洛乙勒、其助理容戈、以逮他

士。均治心解。特饒意興。向後交益密。情益親。千九百八年。凡葆愛此新生之學者。爲會於薩慈堡。共議科條。創立常會。並擬發刊雜誌。以資宣導。顏曰『精神病學與心解年書』蒲氏及余主之。容戈爲編輯。歐戰勃發。斯誌遂廢。惟瑞士之與會旣高德意志之風雲亦起。於時文家論著學者聚議。類以心解爲題。大事討究。不幸若輩殊乏誠款。動懷敵意。心解之在彼邦。等之曇花一見。旋卽消沈矣。

後世其謂心解如何。——比之精神病學、心理學、及其他精神諸學、心解爲値何似、——自非今日之所得知。惟若不佞飽經之世態人情。將來史家一一瞭然。未嘗遺略。彼必不憚振筆直書曰。初以心解之術鳴者。固甚見惡於德意志學士之林也。見惡之云。並非指余說被拒。或彼意彌執。以二者明明之象。無庸回惑人立一說。焉期天下盡懽。抗逆之來。早應計及。且至少吾緣何而受駁。與駁者之持何理。可得曉了。不至墮入雲霧也。今則不然。若輩之持以相餉者。非拒人千里之聲色。卽輕侮無情之邏輯。非躁妄而不解事。卽痲木而不解味。學府如此。夫復何言。人或責余事經十五年矣。猶復驅於感情。重爲之

辭。何余悻悻如小兒之習邪。請答之曰。別有說在。不爾。余亦何樂道之。說者何。數載之後。仇國羣起而擊德意志。舉世共指號為蠻族。上述餉我之諸特質。皆在列款詬厲之中。尤為彼等痛心者。親身所經橫逆。至不能以一語反遺聊用詰難。

有醫者誇示於衆曰『吾治病。不許病人言性。剛或及之。吾峻截焉。』嘻、此豈抗余之利器耶。亦神經病者性為病源之處。彼由是閭汝莫省己爾。嘗試考之。自純尙感情。執無端厓之詞。譴毀心解不計外癥結所在。攻者以謂心解為術。乃吾憑空虛構。而不足當窮年矻矻銖積寸累之業。在彼輩心目中。心解既非從實驗得來。因復不待實驗。棄置弗顧。猶有一派。用意稍緩。未肯如茲掃盪。則採用傳統制敵之策。凡事經己反駁。決不重加研覈。綜之陳人忽逢新理。需以己意親加評隲。其自處之荒瞀不中程式眞大可驚。卽逮今日。將意懇懇者流。且謂心解未可一概而論。至某點止。理誠無誤。過斯以往。適成冗贅。雖然。類此是非涇渭之界。於何分之。吾知天下最難之事。殆莫之過且吾敢言。心解究為何物。評者自始無所通曉。殊未定也。

外間攻訐愈甚。心解諸家集合愈固。千九百十年。開二次會議於留仁堡。費恩濟發議。創設『國際心解同盟』依國分部。而統於會長之下。此同盟也。經歐戰而無恙。今且尙存。國區爲維也納、柏林、布達佩斯、秋里溪、倫敦、荷蘭、紐約、全美洲、莫斯科、加爾加答、首任會長吾慫溷容戈爲之。依後證明。斯頗失策。時心解已得第二雜誌。曰『心解中極』阿德勒與師鐵克爾會爲主筆。旋第三雜誌又生。曰『依抹戈』薩克思與欒克實司其事。二人俱非醫生。志在弘布心解。擴之於一切精神之學。未幾、蒲洛乙勒草刊一書。題曰『茀羅乙德之心解』千九百十年出版、欲爲吾學張目。然吾讀之。殊難滿志。以彼興之所至。漫將既定之說。共明之理。重入論潮。恣爲衝盪故也。且以第三者自居。情貌不期而相反。心解有一義蘊甚富之名曰『意觝』謂好惡兩念、同時集於一物、掫之者、適爲蒲氏。今觀是書。知非偶然。無何、彼復立說。凡理論建於分析之上者。輒肆排擊。夫分析、心解之命也。舍是要義。蒲氏所承受於心解之術。尙餘幾何。吾苦不知。尤可怪者。既已非分析矣。後來不僅於所謂『深心理』闡導唯恐不盡。而已依以揚聲之『精神分擘』卽基乎是。精神分擘、蒲氏所立之名、謂少

年頗由精神受有損傷、其中情意兩部、比志損傷尤重也、首尾相違。至於此極。蒲氏策名國際心解同盟。爲時不久。以與容戈意見不合。遂爾離去。心解之門。自是無此君足跡已。

心解之學。公家雖懸厲禁。而絕不足爲前路之障。斯學之在德意志以及他邦。潛身銳進。開發甚速。吾著『心解史略』曾將行道階程。委細紀錄。各家之以代表心解自命者。姓名學行。都有可考。郝爾、美洲渥斯特大學校長也。千九百九年。柬邀余與容戈。爲彼校成立廿週紀念。用德語講演一星期。郝氏以心理與教育兩學馳聲於時。雜治心解。告語徒衆。非一日矣。實則郝氏之於心解。恍如趙孟之立君。貴賤一唯所喜。吾之得此。良非易易。布德朗、哈佛之神經學家也。吾與相遇。頗爲驚異。彼年事已高。而傾意於心解極摯。且以遠邇共信之人格。保證心解之旨趣純潔。有益文化。實則布氏執持倫理之念。彷彿中魔。意誠可感。方式轉增迷惑。人遽以心解與若而哲學系統。並爲一談。援引吾儕。證迹拱衛道德。實非心解之所預期。余又得覩哲家詹美生之豐采。感印之深。殆無可喻。有一小事。余迄未忘。詹氏嘗與余同途散策。中道氏忽停趾。以手篋付余。令先歸。彼尋至居無

何久在意中之胸悸病。卒見襲矣。其後一年。氏以心疾化去。自是余恆自計甚願視死如歸之勇得如氏也。

時余年五十三。體健而氣王。小住新世界。自尊之心驟盛。蓋余在歐洲。人皆欲殺。易地於美。競爲上流賞接。品位未見相遜。當余足踏渥斯特之演壇。宣讀『心解五講』乃若如夢初覺。幾不自信心解並非幻象。不失爲世間眞理之一。至此差可取證。由茲以降。心解植於美洲。根株彌固。未易拔除。百姓之譽旣嘉。多數精神病者。且頌言心解爲醫門要目。誼當深究。惟不幸敷義過寬。眞僞雜廁。時或所陳實與心解無涉。而輒假其名以行。於理於術。俱少根本體驗之工力。又彼邦有行爲主義一派。以質直見稱。不向心理之家。討尋生活。心解與之撞抵。蓋不待言。

千九百十一至十三年。歐洲心解家忽舉叛旗。主者固爲此科宿將。曰阿德勒。曰容戈。二人登高以呼。四方響應。勢且莫測。然彼之獲此。由用力强。非見理瑩。且與言見理。寧言畏難。蓋心解有甚逆人意。萬無可免之徵效。彼雖認之於實而欲苟避其名也。容戈由

察入玄圖取分解所得之事迹錫以非人非史之新意義由是嬰兒性慾也顧提普雜糅也甚至嬰年之一般解析也妄冀無勞探索而仍於本學無礙阿德勒則去心解更遠。彼取性慾之理捐舍以盡。謂人自然發動覺己身構造有何不足不敵於人息息以求償爲念力向索長補短之方奔去因乃範作品性及釀爲神經諸症凡心解辛苦得來諸績經此一擊勢成齏粉已雖然阿氏之珍重棄絕者大抵潛尸他名結論中一一可見卒之彼所謂『雄長』之說（此謂男女各不相下男惟恐失其爲男女不甘自承爲女）亦將性慾無理窟藏爾非有他也始二異說出。世論頗形舒緩。與曩之掊擊吾者迥別。惟以吾考之。二氏實無意再以心解自見。事不過十餘年。今試游目以觀。凡兩家矯揉造作諸議。殆呈灰飛煙滅之象矣。

凡以落落大義。結多人爲一社。僇力併命。轉戰於世。中有人焉一旦與義乖違。即同時與社脫其牽連之誼。事本至常。毫不足怪。今日人且咎余。早歲從遊之士。次第叛去。由余門牆過峻所致。抑或有他種關繫。余當負責。茲惟請舉實事答之。容戈、阿德勒、師鐵克爾輩之少數人。誠背余他往。而在區區十五年間。如阿蒲納罕、艾庭根、費恩濟、欒克、瓊恩

士、蒲利爾、薩克思、費士德、葉名登、賴克等多數之衆。環余講業。誠篤無二。此中得失。正未易較。斯所僂舉僅及年長著籍。鏗鏗以著述有聲於時者一流。其他不名。並不可侮。吾見英年明敏之才。前程遠大。實繁有徒。尤難徧疏。今敢言之。人而崖岸太高。與人一無春氣。其能招致磊落英多之子。如此夥頤。同的一嚮。迄無疑貳者。吾滋未信。又況任之自然。未嘗勢鈞術取如余者乎。

機關之熸於歐戰中者衆矣。獨心解之『國際』無恙。停戰後之第一會。開於海牙。昭中立也。時千九百二十年。中歐人盡饑驅。家爲難毀。荷人殷殷執東道之誼。其情可感。又以吾所知。世界翻騰之餘。英德兩國人士。爲科學之故。接席而坐。懽然論難。自吾會始。尤可紀者。經歐洲一戰。心解之聲價十倍。德意志及諸邦皆然。無有例外。蓋戰士之得神經病者多。醫生次比而檢之。覺凡心解諄諄講述之義。的然未誤。於是『便宜病』（謂人生苦雖甚多、得病反爲便宜、）『遁逃病』（謂不堪人生諸苦、因以病爲遁逃藪、）等名傳誦一時。頓成習語。千九百十八年。匈牙利聯合政府遣派代表。擬爲戰士布設心解療所。政府旋覆。事未克舉。胡樂仁德博士

吾畏友也。曾立遠大計劃。欲在布達佩斯、㧞置心解研究及治療之中心機關。未幾、其人化去。政局大變。志復不售。逮千九百二十二年。艾庭根發起心解療院於柏林，胡氏計劃之一部。始見諸實。費恩濟乘共產黨用事之閏期。且正式取心解一科。敷布於匈牙利大學。效用彌著。要之大戰以後形勢。全易其曰。各種經驗俱足證明心解之正。且塙語出向來反對心解之人之口。吾人轉居旁觀之位。恭承嘉命。誠以推考戰士神經病源。感召之緣。於性慾者影迹纍纍。多不勝收也。雖然。此而卽以凱歌自豪。毋乃意淺。亦太早計。何以效之。一方、無人能將戰士之神經諸疾。澈底剖析。究之動因維何。所得未見實在。布算於未知數上。總和安立。又一方、心解有那戚斯䧢生、及那戚斯神經病二說。以謂黎畢兜原著於物。漸移而著於自我。易而言之。距斯以前。人輒譴毀心解。不應將性慾之誼。連繫太廣。則事過境遷。一旦論鋒復起。安知人不浸忘今例。仍執持性慾之最狹義。責難心解如故乎。

心解史所涉於吾者。分兩時期。史前之心滌一部。尚不計也。第一期起於千八百九

十五六年。終於九百六十七年。此十餘年間。余獨學無友。全憑一己心力。灌注斯學。第二期、自六七年至今皆是。徒友之輿。於斯爲盛。新義泉涌。學域日大。余老病之躬。行且就木。自念己卽長瞑。吾道終宏。私衷慰藉。殆莫逾是。是故吾爲『敍傳』凡心解第二期之澶漫流衍。殊不必與吾獨力經營之第一期。同其詳盡。惟於後起諸說之仍由余指點。如那威斯麽生、如衝動原理、如精神病理之術用。約略言之。

溯自額提普雜糅發見以還。迹證飽經。真源日啓。以知此雜糅者。蓋不止爲神經症之癥結。自嬰年性慾之高點。以逮後來演化之關目。斯義貫注。幾於無間。然則依心解之術。神經症其無獨有不遷之特因矣乎。戈容曰『否。神經病一無僅屬諸己之義蘊。凡環於神經病者之事物。卽環於常人之事物。特後者力能剋之。而前者不能而已』彼施術青年之子而見爲是。持說侃侃。意若甚得。惟在吾觀之。容君之深識遠覽。殊未必有所輔益。人或以心解化身之『深心理』視作經常精神生活中之心理。（按此指蒲洛乙勒、）善善從長。容說亦無過與此爲類。且吾猶得以化學家喻之。如一雜質之物。定性分析。固未嘗誤。後

取同樣原質。使之還原。而相關之定量忽變。豈云高乎。

考額提嘗雜糅時。見夫成人意念之中。黎畢兜伏焉。黎畢兜者。慾施於物而始云樂者也。惟溯而上之。有一時期。並無此類之物用事。於是建造黎畢兜原理。勢需先樹根本大義。則在某種情狀之下。黎畢兜實以自我為職志。自我代物為用。無所於滯。此之情狀。號曰『那戚斯麼生』一曰己身崇拜。子試思之。『麼生』宛在。決無全然寢息之理。蓋自我者。黎畢兜之大庫。貫於終身者也。黎畢兜出庫而凝於物也可。離物而返諸庫也復無不可。雖那戚斯黎畢兜亦然。因物付物。或還而因我付我。一惟其便。如斯翻覆。往往發生奇效。嘗見人而愛在性慾。抑在理想。其極以自戕了之。誼不外是。夫人研究窟藏程敘。不迄注意於窟藏之物乎。吾意即欲明此。先明那戚斯麼生。要為有益。何以原之。或曰『窟藏者自存之衝動（即自我衝動）求實現於己身之所為也。而歸本於黎畢兜衝動』則自存之衝動。既涵容黎畢兜性矣（即戚那斯黎畢兜、）因謂窟藏程敘。固囊括於黎畢兜程敘之中。殆非過言。由是那戚斯黎畢兜與『外物黎畢兜』相抗。自存之利。與

『外物之愛』之要求相抗卒乃與性慾狹義之逼樛相抗

心理學之絕感缺乏者莫如少一衝動原理足以層累諸說勝任而愉快若斯之理旣自始不存心解不得不擿埴索塗勉樹其一彼最初範爲耦義一曰自我衝動（卽自存如餓）一曰黎畢兜衝動（愛）其後思致稍變易以新名一曰那戚斯黎畢兜一曰外物黎畢兜我不敢知曰此最後之說也生物之學告予人類決不以一種衝動自足其言豈能無故

吾近著『超欲論』『羣己通詮』及『我物兩原』諸書蓋遵世間喜馳空想之習益加縱論並於衝動問題提示新解與人共見吾將自存存種之衝動納諸欲樂之中而以寂靜自爲之死或滅兩念與之對峙衝動也者吾直錫以最廣之義以謂人生富於彈力之質允推此種以謂事境爲前所歷經外擾而中絕今急切求其再見而不可得衝動以起人有癖習一事屢行無已狀若中魔卽若而孳孳保守之衝動性隱爲發縱一言蔽之人生之真相無他亦樂與死二意之相交動遞忽離忽合而已

凡吾所詮是否有益世用。當然待證。惟吾所志。頗欲於心解理論中之最要部分。求其塙定。故持說稍溢心解範圍之外。亦不之卹。夫世議不足於予。屢聞之矣。彼謂若黎畢兜。若衝動號爲心解終極之義。猶不能斬截若是。則彼以科學鳴。吾人所得於科學。將何許乎。嘻、爲此譴責。乃誤解事實之甚也。夫科學而能括爲通則、及包舉一切之界說。惟限於有相應之事料。得從而整齊之劃一之者爾。若夫自然科學——心理亦爲其一、——求其終極之義。瞭如指掌。實不必要。且非可能。動植物學。迄無深切可恃之達詁。以牒於鳥獸草木之科。生物學所謂生。應以何義入之。猶無定論。卽在物理。質也。力也。重也。餘種種也。如必待此諸意旨。絲絲入扣。始與物象周旋。將至一步不能移。至今無斯學之名可也。如實論之。凡從事自然科學。一無通義足以周咸徧三字諡之。其亦已耳。有之。初立之頃。決無定性。是惟用之旣久。集證日富。義所由起之事象。歷經疏剔。一一與之相副。皎然無迕。然後內容充牣。可免矛盾已也。

吾曩年著述。固嘗於治心用術之餘。搜尋達恉。千九百十一年。有小册子。題曰『心

象雙詮。』謂精神生活中。『欲』與『非欲』二義。最居重役。並牽連及於當世『唯實』之說。以求其通。此非吾有瓶見。未足深論。未久、吾思別建一號曰『心理玄學』。以爲心程所之。三素平列。擬取力學、地誌學、計學之精蘊。冶於一爐。以達於心解最遠之的。此之規畫。僅有頭足。吾略略發舒。（如論衝動與其運命、窟藏、不知覺、憂與愁等、）旋卽輟筆。實者、心解演化之度尙淺。如斯大構。爲時過早。余作而復輟。未是失策。余又發一想。欲依病理學之解析法。布列心官之用。而分爲我與物與超我三部。（參看我物兩原、千九百二十二年著、）超我者、額提普雜糅之後身。而代表人類之倫理要求者也。

邇年以來。吾恍置辛勤實驗之工不顧而專從事於空想。其實非也。無論何時。心解得有新材。蓋無一不與吾接。凡病床及術解諸習。未嘗間歇。吾執筆論思。亦或去實證彌遠。然乃息息留意。不使與純正哲學相渾。心解基構。未適於此。吾之不爲。亦由不能。費希勒所持諸理。類當吾意。要義之相合者彌多。至心解與叔本華之哲學。頗稱一揆。——叔言心重情、三致意於性慾、而且窟藏之用、彼亦深喻、——余顧未或引此爲

重。最近始取叔氏之書讀之。尼采之先識遠見。輒與心解多方考證之實。訢合無間。惟以此也。吾故略尼籍不觀。以爲學當除成見。吾懼有出主入奴之病。非求勝也。

神經病者。心解之第一要目也。——或謂唯一要目、——凡醫術不講病情。（指情愛、）專以神經外感爲意。此之不中程式。心解家類能言之。神經病理。爲精神病學之中樞。前者不明。後者將何由入。惟以術解病。其道有時而窮。用力雖勤。驗效不著。良以患精神病者。（精神病與神經病不同、神經病有迹象、精神病非解剖不能發見、）大抵情不正移。（情移有正負之分、正移爲愛、負移爲仇、）心解之術。無自而施。雖然。可通之途。猶未可一二數。神而明之。固存夫術。蓋情移之全然息影者。亦至罕覯。如循環憂鬱、如輕淺之華胥化、如部分之精神分裂。從而解之。情未必不移。欲仁仁至。良不在遠。且有症焉。爲心理神經病乎。抑爲少年癲乎。時或徘徊二者之間。未易診定。惟其然也。於科學未始無裨。以施術之餘。可得顯示種種要徵也。又有一義。誼當審知。心病在表面察之。無慮人人可見。神經病則非深入其隱。用力釐剔。末由澂澈。精神病之臨床實驗。所分解者。多能明白發表。由是心解之術。駸駸達於精神病學之域。均非無故。三十年

前（千八百九十六年）吾已見一華胥狂症、神經徵候而外、病源與情欲雜糅之同於精神病者。別儼然在。容戈治光怪莫名之狂疾。曾遠溯病者之生活史。豁然貫通。蒲洛乙爾指示各種精神病之機能。謂與解神經病所探獲者無異。自後心解家之用力於精神病者。緜緜不絕。而考那戚斯麽生尤勤。東鱗西爪。時有心得。阿蒲納罕之於憂鬱之疾。推衍此法。亦甚周至。其在今日。以治療言。此法雖未見有何奇效。而所樹立於理論者。固章章不可掩。由理卽實。不難跂望。如斯實證。病迹蘆然。卽精神病家。終不得不爲首肯。今謂心解以『和平侵入』（此帝國主義侵掠人國之用語）之方式。抉破德意志精神病學之藩。良非妄言。人恆辯曰。吾不願爲心解家也。吾不屬正統派也。吾不效若輩之浮誇也。尤不信性慾萬能也。今之少年學者。喜以若而口實相標榜。而仍節節執持心解諸法。略加剪裁。俾適諸己。用爲考覽一切事料之資。心解之將由是恢廓其域。斷可識已。

第六章

請就法蘭西言之。此邦號稱偏執。心解一入。異議蠭起。自謂雅人深致。與心解之持論枯澀。立名鄙野。兩不相類。實則文其愚陋。人何能及。昔連辛草爲喜劇。刻劃法國騎士之詐妄。不朽之作也。偶一循誦。情猶在目。復有一說。聲尤抗越。卽棱盤之心理學教授。且亦謂然。（棱盤卽巴黎大學之文理科、以十三世紀教士名棱盤者搠建、得名、）曰、拉丁天才。全與心解家之思徑不同。言外之意。盎格魯薩遜諸國甘居下流。始奉心解唯謹。不然。亦謂條頓天才。自心解之生。卽出入顧復。愛之如子。凡此不大可笑邪。

然法蘭西之文人墨客。仍篤好心解自若。是爲何故。無俟煩言。心解說夢一部。範圍超出醫術甚遠。此學初入德。繼入法。諸家競傳。義漸廣被。大抵文學、美術、宗教、古史、神話、民謠、教育等科。皆成心解浸淫衍溢之域。諸如此類。惟以心解爲介。始與醫方有連。否則去之千里也。科目旣繁。吾寧敢謂博通乃爾。然概行疏略。固亦未可。一方欲明心解之真

實本領。正賴諸學爲輔。一方不佞生平治業。心力誼需有託。以是心解之支流餘裔。吾一一獨先擘畫。人分承而深究之。仍自託始於余。以謂醫門之外。人生意趣彌廣。必從心解各饜其欲以去。吾志始不爲虛。今無論醫與非醫。專家與非專家。率就所長。通力合作。心解由此宏遠。區區之願。亦足自慰。惟本編之職。在示余之貢於心解者幾何。略人詳己之嫌。勢難苟免耳。

當額提普雜糅之初見也。吾殊不勝驚異。惟諦而察之。漸覺此性實爲遍在。蓋詩家之所歌詠。劇家之言運命。其選茲玄秘慘怛之事迹爲題。盡情描寫者。册不絕書。是有公例大法。足以統括人心之全部意欲也。殆無疑義。夫曰夙因曰神語。亦爲必發之內情。裝設材料。爾試觀主角之不自知與非本意。儼犯弒逆烝淫之大罪。已足證明不知覺性之正當發揮而有餘。由額提普稍進一步。罕木勒特一劇。仍復不外斯例。夫沙翁輟筆。已三百年矣。後人讀之。迄今稱道不衰。然真意胡存。詩人之心機維何。舉世漫無觀省。如實論之。此類詩家意造之神經病者。直爲額提普雜糅之犧牲與世間無量數人之所患苦殆

無殊異何也罕木勒特之職在以二事報復於人而皆不出額提普胸中蘊毒由是一場慘罪不得不變相執行於其手也按沙翁之草本劇適當己父死去之後吾以心解之道詮之後瓊恩士爲覓實證說益强固欒克搜集劇家詩人（四字連讀謂詩人而兼劇家者也）之本事且以吾例爲之機軸彼作『血族姦論』巍然大著也就中詞人胡乃恆取如額提普之心迹藉資烘託如何遷就當時文體易其形貌緩其氣息俱疏列甚明頗便覽觀

自爾以來凡詩人藝士意匠經營諸品吾不卹以心解之目窺之綜其所得敢樹一義則幻想者率爲『聊以自娛』而作者也蓋心有衝動衝之人生際遇決無躊躇滿志之望唯欲與唯實二義擾攘於胸爭求宣洩卒乃覓物爲代略用寫藏而藝術以起質而言之藝術家取無法可卽之真造作幻想世界其道與神經病者蓋同不同之點唯藝術家知入知出由幻猶得返真而神經病者不能已爾試更喻之藝術家內懷不知覺之願欲外求償於技巧遂乃扱作經程與夢不殊夢以窟藏之力過於跋扈不得不圖引避也因效龜茲之法而調和之形爲六候（夢有六候、見列子、今借譯、）藉安反側雖藝術亦然然二者相較終

有異趣。藝術以求他人之歎賞爲歸。計惟同情之生。所謂不知覺之願欲。於焉慰藉。夢如因及那戚斯諸相。則全反是。猶有一義。至堪記注。自來藝士。往往渾真美而一之。視美之形爲真之樂。高才每依於藝職。此誘因至以心解之理繩之。凡性行之紛錯。運命之偶然。藝品之構結。意識之衝動。以及作者通常之人生觀。並需畢稽互證。愼加詮釋。柳納朵、十五世紀意大利之宗匠也。余嘗本上述諸義。考其平生。而以彼自道之嬰年瑣憶。與夫慘淡成之之聖母三像。爲之基址。推類引端。達於真蘊。吾之徒友。以心解解藝若吾者。衆多非一。未遑僂舉。且如斯爲之。鑑藏審美之興。並無損衰。惟常人視心解啓發之力過大。未免有誤。蓋有二事。彼雖亟欲洞知。心解實無能爲役。一曰、藝所由來之天才。一曰、藝所由就之手法。茲極心解能事。終無轉幽爲明之會也。

錢森著一小說。曰『格納諦洼』。以文事論。未爲高手。然其所陳二義。吾敢證之。一、詩人所造之夢。意蘊一如真夢。二、凡不知覺之機能。吾人解夢時所見於『夢工』者。詩中一一有之。

吾書有『機鋒與不知覺之連誼』一種。直『夢說』之一支派也。始吾著述。相助爲理者。僅得一人。其人曾告余。『子之解夢。恆若有機鋒然。』吾聞而重思之。更深察之。覺機鋒之所以有趣。實存夫術。而術與所用於『夢工』者。又實同類。他如襞積、重心移轉、正負互表、避重就輕諸節。夢有是。機鋒亦均有是。吾知機鋒者。本計學之原則而行者也。聞者樂之。其途何從。曰、以僅少之語料爲之『樂餌』。攝取窟藏中多量之趣味。使之迸裂而出。將不期樂而自樂已。

吾生平述作如許。自加評騭。殆以闡發宗教心理一部。爲最有造於心解。千九百七年。吾已於魔病行爲與教宗儀式之間。銳爲窺察。著其酷相類似之誼。時吾探討之功。未達深際。惟曰魔病者。觭形私習之宗教。宗教者。遍在公守之魔病而已。逮千九百十二年。吾觀容戈著論。論神經病者之精神顯象。與原始民族不相舛殊。適中余意。遂同考覈。旋乃草論四篇。輯爲一册。命曰『圖騰塔布』。指陳數義。一、原人之恐懼血族姦。遠甚於文明人。且特設嚴罰以制之。二、塔布之禁。初民所取爲道德之防者。其式與人生內情之衝

觝關聯極密三、自然之民謂萬物皆由神主遂乃拜物視精神之實在絕重迷信思想萬能為後來魔術之祖四、凡神經病者之中魔與初民之精神生活脗合可見初民性留存至今力殊洪偉五、圖騰之制為生民種族之初形中有極幼稚之宗教公同信守輔以若干塔布禁例其酷無比六、所崇之神類為一獸種族之所由來以謂卽源於是七、綜上諸說。成一結論。今號文化最高之民族固無不曾經圖騰一階。

英人胡芮瑟所著『圖騰與異族婚』等書。真此類事實之寶藏也。吾書取材。多本於是。惟胡於圖騰之義。甚少發明。且意恆惝怳。卒乃去實絕遠。其他人種學及原史學諸家。言無定見。議各紛歧。更不竢論。吾書開宗特著一事卽圖騰制之塔布二律不殺。圖騰（卽奉為祖先之獸）、不娶同圖騰之女為妻乃與額提普雜糅中之去父妻母顯然相類以是之故人視其父如圖騰獸良不足怪猶之原人除此之外且明白祀獸為全族之初祖也其在心解。得切證二一、費恩濟治小兒心理。洞明嬰年意境實返本於圖騰二、卽兒童之怯獸病解之。以知獸卽父之代身凡盤錯於額提普雜糅之恐懼悉移而集

之父括茲二義。足明一理。圖騰制之根荄及創設宗教之起原。蓋殺父一念而已。無他故異物也。

英人斯密斯、才高之士。物理教宗。以博通見稱。著『瑟米底之宗教』一書。謂有曰圖騰饗宴。爲圖騰教之大典。此事絕要。不可不記。圖騰獸者。平時所最嚴憚者也。而年中一日。乃聚族共戮此獸。食之。旋復哀之。舉哀之際。每大饗高會與俱。此斯氏詔吾之史實也。吾又聞之達爾文。人類初爲部落。凡屬一羣。由强有力、橫暴而兇妬者一人爲之長。請綜兩家之言。立一假定。古初所經。的的如見。蓋部落之初。酋父也。倚其專橫無對之勢。盡據一切婦人而有焉。諸子長成。未免爭攫。則或殺或逐。不使近己。久之、諸子聚謀。共起圖父。既殲其身。且享其肉。夫父者仇也。而同時卽爲胸中模擬之英雄。不料弒父之後。已乃無法襲承遺業。何也。爭之者衆。勢不之許也。於斯讐殺之害。漸有所感。懺悔之念。不期而生。彼此協和。互爲盟約。衆建兄弟。各主一部。曩時惡事。誓不再舉。所訂律法。實惟圖騰。凡殺父競摟之婦人。各不之犯。異族婚之發端。且與圖騰密密相

連者以此至若圖騰饗宴大抵紀念弑逆之所爲設人類之自覺有罪源泉在是所謂原始罪惡也後來社會組織禮俗制限逐漸移託文明以生

以歷史言。吾說放之皆準與否。雖不可知。而宗教之建乃頷提普雜糅爲之基地環雜糅而起之『意觝』爲之營構則吾申說於此斷然不疑嘗試論之迨圖騰獸代父之時期已過茲所懼所恨所拜所妬之父象遂一轉而成上帝彼既强頑不盡子職復纂權勢妄冀爲父二念交乘卒乃相劑相質別開一境由斯境也一方父死而引爲罪一方父之所以爲父不敢不敬歐洲之基督教其心理之基礎如何執吾說以勘之如晦得明豁然開朗蓋聖餐何意也豈非圖騰饗宴之遺式猶無甚變換矣乎讀者當知最後數言非吾創論斯密斯、胡芮瑟早作如是觀。庶考詳焉。

賴克及人種學者郝海門、皆取吾『圖騰塔布』之意。或證之。或廣之。或深入之。多方稽求。頗有宏著。其後吾復重加論列。草『不知覺之懺悔說』此由追究神經病患苦之源不期發明爾大之理又草『我物兩原。』及『羣己通詮。』擬撤社會心理與箇人

心理之藩。令成一範。吾論殄術。復將人類荒遠之遺傳性。由初民部落遞嬗而來者。敍議頗稱盡致。

心解之擴大。有意與甚廣。足資記述。而與余無直截連繫者。如由一部分神經病者之幻想、推而及於羣衆、民族之幻想創造性。若而神話。若而故事。若而物語。吾均未暇及之。惟欒克實專神話。凡闡發神話情趣。歸入不知覺之『小兒雜糅』。由隱之顯。一一以人類之意嚮明之。大都欒氏之爲也。此外符象一門。吾徒亦多考之。夫心解爲世詬厲。無如符象。即心解之家。見物未瑩。亦恆自加譴咎。凡夢中迷離怪異之徵。疑莫之信。雖然。夢而有符。心解焉負其責。彼民謠故事神話間之赫然符在。久爲有識所共認。且較之心解符記。尤居重位。若輩又胡說乎。

以心解施於教育。余殊無所表見。如實原之兒童性慾、與夫精神演化。心解推闡至宏。教育家之眼界一新。謀有以改善其職務。此理之常。殆不足異。費士德居秋里溪。於斯實爲先登。且用力甚勤。似不中的不止。且費君、清教徒也。以謂心解諸義。與潔白高尚之

教旨。匪惟無甚抵觸。抑亦雅相契合。外如女博士符戈赫穆、博士柏仁斐輩。見地略同。自保育事業採用心解以還。防閑健童、若矯正行已乖違而未達神經病之病童。二者俱有顯效。心解原爲醫生治疾之用。而久矣無能自祕。門戶洞開。人爭側足。以吾思之。簡練未至之專家。遽爾操術。雖有醫生執證。固與外道不殊。而外道備豫頗嫻。兼得專家指導。其足以解析神經病者之心象。勝任而愉快。不爲怪事。

心解恢擴一步。人抗拒一度。愈抗拒。愈恢擴。輾轉相乘。術名遂涵多義。驟難理董。始吾創建是名。止於一定之治療法。而今化爲科學之號。以講求不知覺之心理爲其界域又此之一科。需賴諸科夾輔方底於成。問題之由彼獨力了處者。於例甚罕。要之。心解貢獻於心理之學至宏且厚。以云施用範圍。兩學大致同之。

余回考平生學歷。差可爲天下告者。於廣爲端緒多方啓發。庶幾無媿。以是爲因。後應有果。至果之豐歉。吾何敢知。

名詞對照表

茀羅乙德(Sigm. Freud)

敍傳(Selbstdarstellung)

醫家敍傳('Die Medizin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von Prof. Grote)

渥斯特大學(Clark University in Worcester)

二十世紀初期學史('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making as told by many of its makers)

心解史略('Zur Geschichte der psychoanalytischen Bewegung)

梅衡之自由市(Freiberg in Maehren)

科崙(Koeln)

裏洮(Litauen)

格特之自然論("Die Natur", von Goethe)

梅非斯脫（格特所著浮士德中之魔鬼）(Mephistos)

蒲玉克 (Ernst Bruecke)

梅勒特 (Meynert)

胡芮赫悉（德國精神病學者，長茀羅乙德九歲）(Flechsig)

參差界形論 (Ungleichzeitigen Markscheidenbildung)

腦脊髓間之通道 (Medulla oblongata)

葉丁格 (Edinger)

洛特那格之腦位論 (Nothnagel, Über die Gehirnlokalisation)

沙符 (Charcot)

阿蒲欒加答（見前）

多發性神經炎 (Polyneuritis)

長期有限腦膜炎 (chronischer zirkumskripter Meningitis)

神經衰弱症(Neurasthenie)

組織學(Histologie)

神經病理學(Neuropathologie)

失語症(Aphasie)

雅璉(P. Janet)

歇斯的利(Hysterie)

痹痳(Lähmungen)

拘攣(Kontrakturen)

狂痹(hysterischen Lähmungen)

風痹(organischen Lähmungen)

加索維慈(Kassowitz)

巴金斯奇(Ad. Baginsky)

治療學全書(Handbuch der allgemeinen und speziellen Therapie)

高根英(Kokain)

王石(Königstein)

柯勒(Koller)

海敦堡(Heidelberg)

班伯格(Banberger)

電療(Elektrotherapie)

催眠(Hypnose)

水治(Wasserheilanstalt)

葉爾培(W. Erb)

麥畢阿斯(Möbius)

韓生(Hansen)

海敦韓(Heidenhain)

南瀉(Nancy)

黎冶保(Liebault)

白罕(Bernheim)

暗示論及暗示徵效論(Über die Suggestion und ihre Heilwirkungen)

李冶(Oskar Rie)

兒童腦痹論(Über die Gehirnlähmungen der Kinder)

李翕敦韓(Wernicke-Lichtheim)

失語症論(Zur Auffassung der Aphasie)

右第一章

普羅乙爾(Josef Breuer)

呼吸論(Über die Physiologie der Atmung)

均衡器官論(Über das Gleichgewichtsorgan)
歇相心徵論略(Über den psychischen Mechanismus hysterischer Phänomene)
歇斯的利詳論(Studien über Hysterie)
轉症(Konversion)
心滌(Katharsis)
辛美爾(E. Simmel)
心解(Psychoanalyse)
眠狀歇斯的利(Hypnoidhysterie)
拟性神經病(Abwehrneurose)
師特柳伯(Struempell)
克羅巴克(Chroback)
葉利思(Ellis)

等量(Äquivalent)

代量(Ersatzsymptom)

噩病(Angstneurose)

中冓截精中冓即詩經中冓字、謂男女接合中也、(Coitus interruptus)

春情橫抑(frustrane Erregung)

手淫過度(exzessive Masturbation)

遺精(Pollustion)

實病即實際神經病、(Aktualneurose)

心病即心理神經病、(Psychoneurose)

巴雪多病(M. Basedowii)

甲狀腺(Schilddruese).

雜糅此心解最要之品、(Komplex)

愛情移轉(Übertragungsliebe)

右第二章

窟藏說(Theorie der Verdrängung)

知覺(Bewusstsein)

不知覺(Unbewusstsein)

自我(das ich)

龜茲之道此即調和之義、因調和字太熟濫、意轉不顯、故易之、(Kompromissergebnis)

轉症見前、

不知覺之心(unbewusste Seelische)

心兆(Psychoid)

前知覺(Vorbewusst)

希卜梯西(Hypothese)

分域說(topische Gesichtspunkt)

嬰兒性慾(infantilen Sexualität)

逮達(Data)

墮落(Verfuerung)

額提普雜糅(Ödipuskomplex)

黎非亞斯(Livius)

性生活(Sexualleben)

性能(Sexualfunktion)

生能(lebenswichtigen Funktionen)

同官(Triebkomponenten)

色情體帶(erogenen Körperzonen)

虐淫郎薩地主義、(Sadismus)

苦肉淫（即馬索主義、）(Masochismus)

偷窺(Schautrieb)

自炫(Exhibitionslust)

自適其適(autoerotisch)

薩地（見上、）

黎畢兜(Libido)

滯固(Fixierungen)

退集(Regression)

兩性構造（此言女有男性、）(bisexuelle Konstitution)

克利託力(Clitoris)

獅橫克思(Sphinx)

春情潛伏(Latenzzeit)

春情醱酵(Pubertät)

陰官第一位(phallische Primat)

陽具(Penis)

閹割雜糅(Kastrationskomplex)

性理三詮(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性(Sexualität)

愛(Liebe)

媾變家（謂不以正道交合之人、）(Perversen)

同性姦(Homosexualität).

多形媾變(polymorph pervers)

掩飾(zielgehemmt)

高尙(sublimiert)

忘海(Amnesie)

右第三章

抗逆(Widerstand)

自由因及因及如因羊而及馬、因馬而及車、較聯想字爲雅切、(freien Assoziation)

情移前云愛情移轉、亦其表相之一、(Übertrabung)

少年癲(Dementia praecox)

華胥狂(Paranoia)

夢(Traum)

體感(körperlichen Akt)

幻覺(Wahnidee)

魔見(Zwangsidee)

潛思或潛想(latenten Traumgedanken)

原夢(Traumdeutung)

日間殘象(Tagesreste)

償願(Wunscherfuellung)

夢檢(Traumzensur)

夢觭 即周禮之觭夢、(Traumentstellung)

懼夢 周禮六夢有之、(Angsttraum)

驚夢 周禮曰噩夢、惟噩與懼易混、因曰驚夢、(Wecktraum)

夢工(Traumarbeit)

疊積(verdichtet)

移行(verschoben)

劇化(dramatisiert)

故迕(missverständliche sekundäre Bearbeitung)

性符(sexuellen Symbolik)

永忘即忘海、見前、

日常心病論(Zur 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

誤(Fehlleistungen)

右第四章

秋里溪(Züirich)

蒲洛乙勒(E. Bleuler)

容戈(C. G. Jung)

薩慈堡(Salzburg)

精神病學與心解年書(Jahrbuch für psychopathologische und psychoanalytische Forschungen)

留仁堡(Nüirnberg)

費恩濟(S. Ferenczi)
國際心解同盟(Internationalen Psychoanalytischen Vereinigung)
布達佩斯匈牙利都城、(Budapest)
加爾加答印度、(Calkatta)
心解中極(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
阿德勒(Adler)
師鐵克爾(Stekel)
依抹戈(Imago)
薩克思(H. Sachs)
欒克(O. Rank)
『弗羅乙德之心解』(Die Psychoanalyse Freuds 1910)
意觝(Ambivalenz)

深心理(Tiefenpsychologie)

精神分擘(Schizophrenie)

郝爾(Stanley Hall)

布德朗(James J. Putnam)

詹美生(William James)

胸悸病(Angina pectoris)

心解五講(Fünf Vorlesungen über Psychoanalyse)

行爲主義(Behaviourism)

雄長(männlicher Protest)

阿蒲納罕(Abraham)

艾庭根(Eitingon)

瓊恩士英人、言心解者之先登、(Jones)

蒲利爾美人、譯弗氏書最多而精、(Brill)

費士德(Pfarrer Pfister)

葉名登(Van Emden)

賴克(Reik)

便宜病(Krankheitsgewinn)

逋逃病(Flucht in die Krankheit)

胡欒仁德(Anton von Freund)

那戚斯麼生麼生、取意於古語作麼生、音義俱與歐洲言主義之名結尾相似、(Narzissmus)

那戚斯神經病(narzisstischen Neurose)

衝動原理(Trieblehre)

精神病理之術用(Anwendung auf die Psychosen)

己身崇拜即惟己身是愛、(Selbstliebe)

那戚斯黎畢兜(narzisstische Libido)

自存衝動(即自我衝動)(Selbsterhaltungstrieben(Ichtrieben))

外物黎畢兜(Objektlibido)

黎畢兜衝動(即愛)(libidinoesen Trieben(Liebe))

超欲論(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羣己通詮(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我物兩原(Das Ich und das Es)

樂(Eros)

死(Todestrieb)

周咸編(藉莊子語)(Gemeinschaft)

心象雙詮(Formulierungen über die zwei Prinzipien des psychischen Geschehens)

『欲』與『非欲』二義(Lust-Unlustprinzip)

唯實說(Realitätsprinzip)
心理玄學(Metapsychologie)
超我(Über-ich)
費希勒(G. Th. Fechner)
叔本華(Schopenhauer)
尼采(Nietzsche)
精神病(Psychiatrie)
正移(positiven Übertragung)
負移(negativen Übertragung)
循環憂鬱(zyklischen Verstimmungen)
華胥化(paranoischen Veränderung)
和平侵入本法國語、(pénétration pacifique)

右第五章

連辛(Lessing)

梭盤(Sorbonne)

罕木勒特(Hamlet)

血族姦論(Über das Inzest-Motiv)

聊以自娛(Schonung)

柳納朶(Leonardo da Vinci)

錢森著『格納蒂洼』(Jensen, der "Gradiva")

機鋒與不知覺之連誼(Witz und seine Beziehung zum Unbewussten)

襞積見前、(Verdichtung)

重心移轉即前之移行、(Verschiebung)

正負互表(Darstellung durch das Gegenteil)

避重就輕(Darstellung durch ein Kleinstes)

樂餌（此語直譯爲前樂、）(Lustprämie(Vorlust))

圖騰塔布(Totem und Tabu)

拜物(Animismus)

圖騰獸(Totemtier)

塔布禁例(Tabuverbote)

胡芮瑟著『圖騰與異族婚』(J. G.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怯獸病(Tierphobie)

斯密斯著『瑟米底之宗教』(W. Robertson Smith, 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圖騰饗宴(Totemmahlzeit)

聖餐(Kommunion)

郝海門(G. Róheim)

不知覺之懺悔說(Über das unbewusste Schuldgefuehl)

小兒雜糅(Kindheitskomplex)

符戈赫穆(Hug-Hellmuth)

柏仁斐(S. Bernfeld)

右第六章